

武裝漁船



日
本
海
軍

武
裝
漁
船

國民圖書編譯社

武裝漁船

目次

一 大戰的前夜	(一三)
二 經險歸故里	(二〇)
三 漁船變了巡邏艇	(二七)
四 狂風暴雨	(三四)
五 空襲警報	(四二)
六 百發百中	(五〇)
七 迎戰敵機建殊勳	(六二)
八 特種戰鬥員——隨軍記者	(七二)
九 救援敵艦的遭難者	(八三)
一〇 佔領海拉的一個特寫鏡頭	(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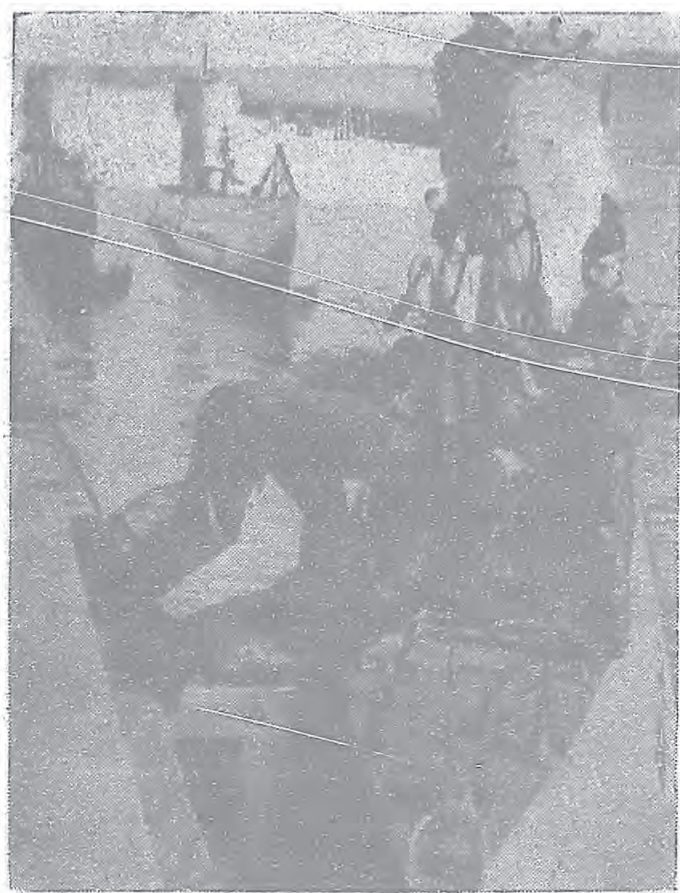
一一	波蘭投降·····	(一〇六)
一二	釋放俘虜回老家·····	(一一五)
一三	緝獲水中怪物·····	(一二九)
一四	怒海雷鳴·····	(一二七)



幾艘戰艦在怒濤中鼓輪前進搜索敵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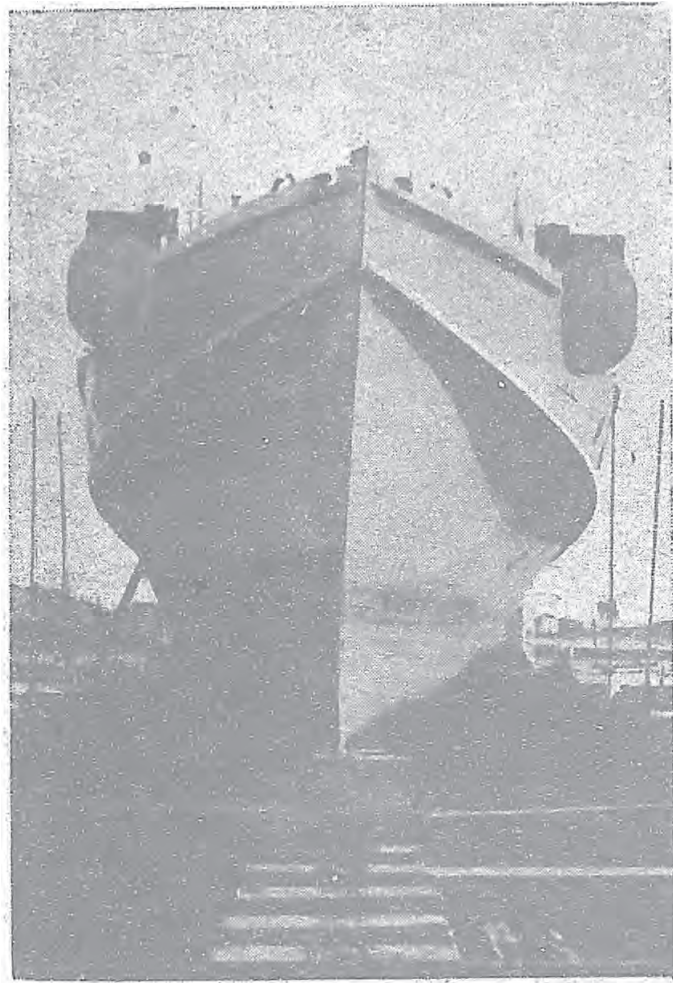
中途航歸之後務任其成完在艇潛鯨兩



巡出備準藥彈運裝着忙正們手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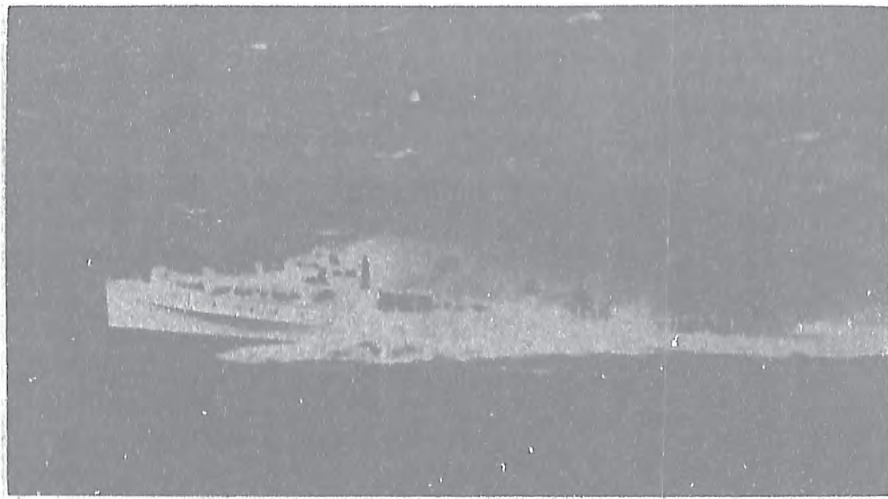
快 速 袖 珍 魚 雷 艇 飛 航 之 雄 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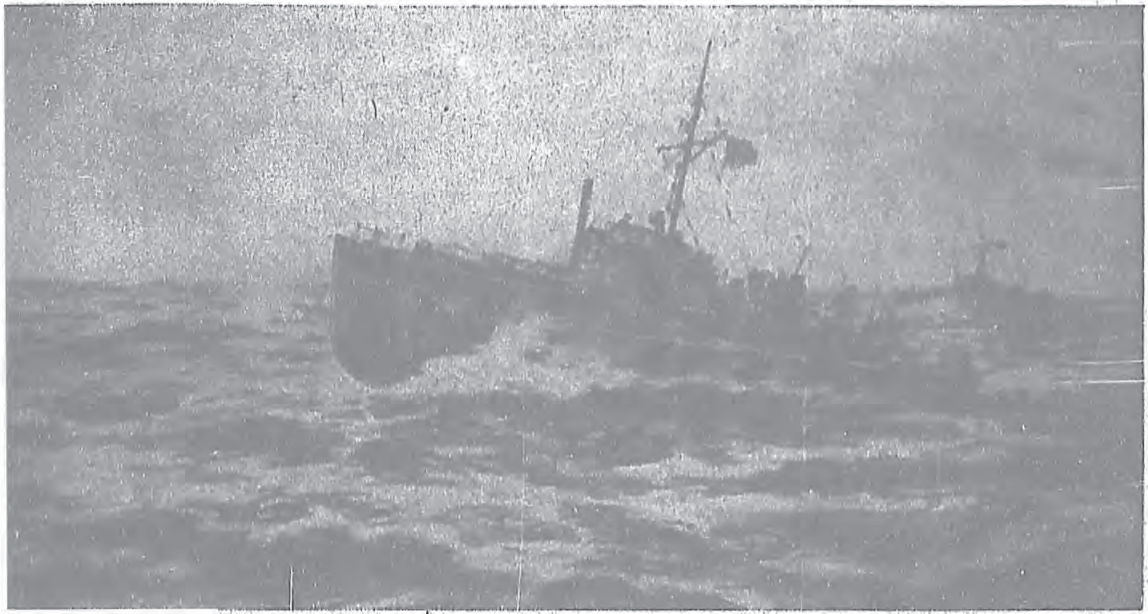
狀之理繫場船在艇雷魚珍袖速快艘一另



那一時沉下後中擊雷魚被艦輸運的大巨艘一



影艦方敵之得攝中機影攝殊特離距長從



掃雷艇巡邏海峽時見漂雷水流即即用機槍擊毀

一 大戰的前夜

排水量四十七公噸的漁船塞內泰·卡爾斯登號 Senator Karston，自從駛出易北河口以後，已經快要一個星期了。它的船頭掀起兩道白浪，劈分北海的波濤，在北大西洋的青灰色的波浪中向前疾駛。在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五日的航海日記中，記着這隻小漁船的位置是北緯七十一度六分，西經八度十七分。

「左舷前方看見陸地了！」

擔任監視哨的克魯士對他後面的船主室大聲叫道。在船主室中，船長亨里克森伏在一張細長的寫字檯前面，兩隻手腕支撐着頭，一雙眼睛半開半閉地在打瞌睡。嘿，他不是掌握全船生命的船長嗎？怎麼可以如此安心地假寐起來呢？原來這一帶海面，往來的船隻很是稀少，所以他忙中偷閑地打盹兒了。當他聽到水手的大聲報告時，才從好夢中驚醒，張大了兩隻絡滿血絲的眼睛。這位身材矮胖的船長，從椅上站起來，高叉雙手，攤開兩腿，將嘴張得老大，深深地欠伸了一下。然後用他骨骼粗大的手一把抓下皺巴巴的淡藍色的帽子，把禿頂的亮幌幌的頭向後仰着，脚步沉重地走入舵機室。



「唔，妙極啦！大約已到約美恩了。」

船長對水手說。

水手的眼光又凝集於羅盤上。船長推開了通向船橋的門，向左舷的船邊那方走去。那一羣荒涼不毛的無人島嶼，在他年長月久的漁船生活中，已不知出現在他的眼前幾次了。那個多岩石的峻削的海岸，沐浴着北冰洋的寒波。而且，這樣的情形也不過在每年溫暖的二、三月中才會有的，除此以外的時間中，它是深深地埋在雪下，爲北極的濃厚的夜霧所籠罩着，在它的表面，覆着一層厚厚的堅冰，凍成一片冰原，連船也不能在那裏碇泊。這個荒涼的海上，每年總要到盛夏時節才會熱鬧起來。那時，各國的漁船都駛到這裏來捕魚。它們不分晝夜地在約美恩島和格陵蘭島之間從事辛苦困難的工作。可是，這樣的時期是非常短促的，它們不久便繞過歐洲北端的海峽，向東航行而出白令海。當然，這批從事漁業的人，在冬季也不是舒舒適適地住在家裏享福休息的，不過因爲北方的海面在冬季全被冰雪所封，很難工作，所以漁船都向更南的羅福定羣島，發俄爾羣島及冰島那方駛去，在那邊一帶撒網打漁。不久，卡爾斯登號駛近離開陸地約三哩的地點。巍然兀立的海岸，在半夜昏黃的太陽光中，畫出了顯明的輪廓。亨里克森船長從懷裏掏出了掛錶，在朦朧的北極太陽的微光下，看了一眼時候。三十分鐘以後，便是沒有太陽昇起來的新的早晨了。亨里克森船長仰望着北方

的天空，爲了要確定漁船是不是靠近了玻璃似的冰山。他看了一會兒，沒有看到冰山，於是
他拉起了用繩子吊着沈在海中的溫度表。

「水溫十一度，氣溫十六度，晴雨針也表明是平穩的天氣，……唔，正是捕魚的時候
了。」

船長感到滿意地說道，一面轉身向舵機室走去，命令克魯士道：

「克魯士，不是慢慢離開陸地了嗎？將船轉向東北方。」

「知道了。」

水手將舵撥向左舷這方。亨里克森船長站在一旁，看他這樣操作着。

「很好。交班的時候，也照我剛才所說的，繼續保持這個方向。哎，哎，還有……到了

早上八點鐘的時候，把網撤到海裏去。」

對於這個重大的命令，回答卻很簡單：

「知道了，船長。」

他們兩人各自深深浸沈在自己的思索中。

自此以後，他們又航行了五天，終於抵達漁場。船上的人們於是開始了半個月光景的劇
烈勞動。進餐的時間也沒有一定的規律了，洗濯修面更是不用談了。當他們靠着水蒸氣的力

量，用機械把沈重的魚網從海底拉上來時，甲板上就堆滿了水族，青魚呀，鯊魚呀，各種的魚都有。水手們於是揮動鋒利的小刀，剖開魚腹，剝出鰾臟，然後將它們冰凍起來或鹽漬起來，裝入箱中桶內，藏在船底艙裏。剛剛做完，船長的命令又來了，一聲「舉網」，又有成千成萬的魚類傾在甲板上，於是水手手中的小刀又飛舞起來。這樣一天忙到晚，連洗滌甲板的空暇都沒有。

工作雖然如此辛苦，不過水手們因為從小就過慣了這種劇烈勞動的生活，所以除出感到身體疲勞以外，也不覺得怎樣痛苦。祇是在惡劣的季節中，雨雪交加，波濤洶湧，漁船像一片樹葉，甲板上的人沒有一個不被雨雪海水沾濡了全身。在那個時候，假使沒有他們那樣的鋼鐵一般的堅強意志，誰也受不住這種苦楚的。可是，漁夫們在那樣困苦的環境中，依然非鼓起勇氣奮力繼續所幹的工作不可。他們的手指在拉起黏着碎冰的魚網時，是被冰刺破了；他們的手掌是被銳利的小刀割開了；他們的小腿在工作時因為擦傷而流血了；他們的頭因為漁船顛簸的緣故，撞起大瘡了。的確，遠洋漁夫的工作決不是一件輕而易幹的事。若不是那些外貌粗獷，性格強悍，筋肉如鐵，身心頑強的船員，決不能從事長久的打漁工作。在漁船上，弱不禁風的少爺和孩子似的冒險家等，是一無用處的。因此，亨里克森船長從數年前起，就祇錄用漁夫的兒子為他船上的工作人員，唯一的例外便是掌舵人員，因為管理漁船發

動機的人必須具有專門技術的。

可是，在這一次航海中，卻有一個以前從沒有乘過漁船的船員，他就是舵手魯達斯。他每到夜半，必定和水手馬邱拉脫一同出現於船橋上。魯達斯的外表，從頭到腳是和船長迥然相異的。他不但年輕，而且身材很高大，軀體非常結實。當他走到船長面前，他就神氣十足地舉起右手，拍的一個敬禮，向船長報告道：

「報告船長，我來接班了！」

船長不禁拉開鬍子嘴笑起來。因為魯達斯曾在海軍中服務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過信號兵，而且還乘着水雷艇出征過，所以一派軍人氣概，可是這位亨里克森船長卻不會進過軍隊，弄不慣這一套軍隊的調子。

的確，魯達斯這種像煞有介事的嚴肅態度，過分漂亮的外表，優雅的舉止等等，和這污穢的漁船甲板實在配合不來。他的出現於這幅圖畫中，的確是很不調和的。不過，魯達斯卻是一個非常能幹的船員。他從六月末起，辭退了漢堡南航線旅客輪船的職務，因為等到艦隊秋操訓練將校的時期，還有許多日子，在這樣一段悠長的時間內，他想如果在陸上糊糊塗塗地混了過去，實在太無意思，還不如乘此機會去學一點遠洋漁業術罷。因此，他就成爲這條卡爾斯登號漁船的船員之一。

船長看到他來接班時，隨即果斷地答道：

「好吧，方向仍是東北。……還有，假使沒有特別事故，全體人員務須六時集齊，清除魚網。」

魯達斯重述了一遍命令，亨里克森便用二指輕扣帽子的邊緣。告別之後，船長正想走下艙去，將倦極了的身體搬進寢室，但當他向海上四面一望，不覺止步大喊道：

「左舷斜側有兩隻曳網船來啦！看樣子一定是美國船……可惜打旗語發信號都太遠哪！用無線電招呼那船吧。魯達斯君，你慣於和他們交際，喂，請過來！」

在這條小漁船上，專門管理無線電的人員是沒有的，所以祇得由魯達斯兼管。船主室裏有一架無線電收發機。魯達斯熟練地用手按着電鍵，先將自己的船名和出發港拍出去，然後用英語問道：

「捕魚情況如何？」

他用發報的電鍵打出這句話，一次又一次，不知打了幾次，但是，總歸沒有回答。

「噢，他們難道喝醉了威士忌睡熟了嗎？這樣可不對呀！」舵手詫異地想着。再打一遍吧。

「怎麼？還沒有回答？奇怪！難道他們竟如此神氣活現嗎？」他有些怒意了。

「好吧，算了，用不着他們告訴，我們自己也會尋到好漁場的！算了，算了。」船長不覺喃喃地道。

「那末，讓我來問他們一聲，準備開戰的波蘭人現在如何了。」魯達斯一手按着發報機，一面向船長說。

「恐怕不會有滿意的答覆的吧。而且，在這樣風狂浪湧的海上，無線電也很難有美好的成績的。先前，我聽說德國政府正在努力覓取和平解決的途徑——當然囉，我們的正當要求他們是應該接受的。因此，將波蘭方面的使者邀到柏林來。可是，據說波蘭境內的情形很不對哩！」

無線電收音機發出嘩啦嘩啦的雜音。收報工作因此大受妨礙。但是，魯達斯卻更起勁地按着電鍵，得得得，得得得，打個不停。突然，他的身體像觸電一般地直跳起來。

「怎麼啦？」亨里克森吃驚地問道。

舵手張大了眼，默默望着船長。他已突然聽到從遠隔八百哩的故國拍來的微弱的電信。在極度緊張中，傾耳凝聽了數分鐘。最後，魯達斯深深歎了一口氣，將耳機取下，向船長報告電信的內容，他的聲音因為神經過分緊張的緣故，稍微有點發顫。

「祖國有和波蘭、法國及英國開戰的危險，所以我們的政府命令本國所有在外的船舶立

刻駛回德國。倘若現在的位置離開祖國太遠，那末在政治局面沒有澄清以前，速向中立國港灣駛去，暫時泊在那裏，待情勢轉好時再行歸國。」

二 經險歸故里

船長不停地在狹窄的船主室中往來躑躅。魯達斯很了解船長現在爲何焦燥。數分鐘後，船長突然噙聲笑着，不斷吐出恨毒的粗言，咒詛那些和他祖國爲敵的國家。最後，他走近掛在壁上的海圖前面。

「離開祖國這樣遠的我們，必須當機立斷。我們幾時可以抵達挪威海岸？」

魯達斯在圖上畫了一個圓圈，測量着距離。

「用十五哩的全速力，大約在五十四小時內可以到了。」

亨里克森當卽下了決心。

「好，我們先向德倫的英航行吧！我馬上將它命令掌舵員。」

船長和舵手急急走到蒙在鼓裏的水手馬邱拉脫那邊。馬邱拉脫是東普魯士人，年紀還很輕，肩膀很闊。

「把船撥向東南！」

馬邱拉脫望了一望船長的臉，暗思船長難道發瘋嗎，幹嗎向東南駛？不過，命令總是命令。他一言不發地照着命令幹。可是，船長還有使他更覺莫明其妙的命令哩！

「魯達斯君，請你暫時代他。馬邱拉脫，你趕快到船員室去，把全體人員都去叫來，集齊在船橋前，我有重大的事情要報告。明白嗎？馬邱拉脫。」

「是，船長。」

水手簡直有些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艾艾地答道。他立刻向船尾跑去。

究竟爲了什麼呢？他是全然不知道的。跑到船員室時，他就放開喉嚨大叫道：「全體在甲板集合！」有些聽到呼聲立刻張開眼睛；有些好夢方酣，依然鼾聲呼呼，直到用手去推他們搖他們方才醒過來。有幾個睡興正濃，憑空被馬邱拉脫的喊聲吵醒，一肚子不高興，嘴裏不住唧噥着；有幾個則帶笑答應着。大家都匆匆忙忙連衣服也不會穿好，飛也似地跑出寢室，亂哄哄地集齊在船長面前。一瞬間，大家都緊繃着臉，在等待他們所不知道的事。其中有幾個因爲從好夢中被叫了起來，覺得十分不高興，抱怨地說：

「我們的船又不曾出事，這樣無緣無故將人吵醒，連睡也……」

船長的大聲終於遮沒了這些喃喃的低語。他興奮地高聲講道：

「諸位，從現在起，我們暫時不能捉魚了。你們出易北河時，大約總已知道政治局面非常緊張吧。現在，它已快到發火點了。戰爭就要來了！不但和波蘭戰，還要和法國戰，和英國戰！因此，塞內泰。卡爾斯登號是被召歸國了。除出我們這些少數的老頭子以外，你們大部分是有入伍服役的義務的，你們將要在軍艦上工作，而這一隻漁船，也將被徵為巡邏艇。總而言之，不論有怎樣的事情，皆非歸返祖國不可。但我們決不能大意，因為我們的敵國正在監視着這條漁船，企圖捕獲我們哩！在這樣重大的時候，我完全信賴你們各位。德國萬歲！祖國萬歲！總統萬歲！」

船員們同聲高呼萬歲，大家都非常激昂。他們的眼裏閃着決意的光輝。他們的臉色十分堅毅，都表示願意盡力排除萬難完成目的。其後，亨里克森船長下令作種種必要的處置。指定一羣水手在緊急時擔任繫沈漁船的工作。另派數名水手負責瞭望。機器房裏也增派幾個甲板勤務員，協助原有的伙夫。這時，漁船的煙囪中冒出濃煙，在平靜的海上拖着濃黑的煙尾。蒸氣機的工作加速，船尾翻着白浪。漁船已從九哩的平常速度改為全速，用每小時十五哩的速力向前衝刺。可是，機器房中的掌舵員尚不滿意，拚命增加火力，也不管爐鍋的指針已經靠近紅色的線。這本來是非常危險的，平常他們決不會如此做的，現在因為已到緊要關頭，再也顧不得危險不危險了。

無論如何總得趕回故國，這是全體船員們的唯一願望。如果駛入中立國港灣，將不知有多少日子必須無所事事地挨過去哩！至於人船全都落入敵國手中，那更了不得啦！所以，他們非拚命趕歸故國不可。

自從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早晨以來，船長和大夫就不曾離開船主室一步。魯達斯片刻不休地弄着無線電收發機，時時傾聽告急的電報。他連飯也不到餐室中去吃，祇差僕歐送到船主室裏來。在倦得受不住的時候，他便橫在堅硬的床上躺一下。

白晝，終日照着太陽。海是靜靜的，沒有大浪。到了晚上，在薄暗的夜色下，在水平線上縱橫交叉着各種顏色的北極光，不絕改變色彩，忽紅忽藍，閃閃照着天際，像千萬道探照燈光一般，在天的那方交織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在正確地預定的時間和地點，海船上的人看見了挪威鋸齒狀的海岸線。在海岸的後方，聳立着花崗岩的山峯，峯頂被着冰雪，彷彿奶油澆着的蛋糕。在這些連綿的羣山間，峽灣向海開着狹隘的入口。可是這艘德國漁船並不駛入，它保持着離岸約三哩的位置，一直向南疾進，駛過德降德海囚、巴爾霍爾門、卑爾根等港灣，繼續前進。漸漸，往來的船隻多了。寇拿特航線的郵船，滿載乘客，向西疾駛。它的乘客，都是雍容華貴的紳士和貴婦，因為歐洲風雲緊急，他們這批旅行者不得不打消遨遊的雅興，趕緊另找安樂窩。此外的英國船、法國

船，情形也大抵相同。這些郵船經過塞內泰。卡爾斯登號時，當值的守望者總依照自古以來的航海習慣，將船上的國旗降下三次，表示敬意。但是有一艘船上，竟有一個英國水兵擡袖露臂，遙遙相脅。因此，亨里克森船長不覺大怒道：

「好吧，我們用別的東西來奉敬你們！……用戰車炮，用水雷，用炸彈，用……」

第二日晚上，正當左舷的信號燈點燃時，即被探照燈從橫側照射過來。難道在宣戰以前，從此處到馬累灣已被英國封鎖起來了嗎？

次日清晨，船抵挪威南端林特斯內斯岬洋面。這時必須下極大的決心了。這就是說，塞內泰·卡爾斯登號是應該繞過斯喀基爾拉克峽，經卡脫加得海峽、大貝爾德峽，循基爾運河以歸易北河呢，抑斜過斯喀基爾拉克峽，沿日德蘭半島西岸而達德國領海呢？以船長舵手為中心的協議，即刻完畢。

「照迄今的方向前進！更向南駛！」

亨里克森船長果斷地發下命令。據無線電的報告，政治情勢雖然越來越緊張，但戰爭尙未爆發。

一九三九年八月三十一日正午，漁船橫斷斯喀基爾拉克峽洶湧的潮流。高懸空際的太

陽，將強烈的光線投射在洪水般奔流的海波上，閃閃反射着耀目的金光。從東海方面駛來的輪船，都和塞內泰·卡爾斯登號的航路成爲直角。守望者仍在老地方瞭望着海面，船長安心地看着他。過了片刻，船長肚子餓起來了。正當他捧着盆子安慰他的胃腸時，舵手的喊聲突然傳入他的耳鼓。

「右舷斜側後方，有三隻軍艦！」

亨里克森急忙跑到船橋上魯達斯所站的地方。果真有三艘軍艦用非常的速度從東方破浪而來。看它們的形狀，顯然是三隻驅逐艦。但並不是德國的驅逐艦。這些海上的獵狗，蹴着白波，急速逼近塞內泰·卡爾斯登號。難道在目的地近在眼前時，他們仍不得不成爲英艦或法艦的香餌嗎？……

船長迅卽下令準備自沈。這個當兒，舵手魯達斯仍用變眼望遠鏡細察那些國籍不明的軍艦。艦上並沒有掛上任何國家的國旗，而且也沒有什麼可怕的舉動。十五分鐘以後，它們已滑過了漁船的舷側。

「是三隻波蘭軍艦！」

「真的嗎？那些真是波蘭驅逐艦嗎？」

「一定是的。我以前在軍艦上工作時，確實見過。而且，我對於各國艦形知道得很清

楚。」

三艘軍艦向西越行越遠，終於消失了它們的姿態。

「那末，大約是從危險的海拉軍港急急逃到梯內或芬巴去的吧。」

亨里克森微笑道。然後同魯達斯踱回船主室的餐桌。

夜裏，漁船仍沿着丹麥西海岸疾駛。途中遇到德國的炮艦霍倫斯立弗和阿姆龍彭克。其後，有黑爾郭蘭燈塔在黑暗的海上用燈光指示着船隻航行的方向。當晨曦發出最初的微光時，德國海軍的兩隻快速艦在前面出現了。於是雙方歡聲如雷。塞內泰·卡爾斯登號終於得到安全的護衛了。船長從一切憂慮中解放出來了。他對於那些忠實的援助者們高聲道謝。

「終於平安無事了。船在今日午後一時到埠，馬上就打電報給你們。」

漁船上的水手都在水手室中整理行李什物。他們都想一下船就應召入伍，到海軍部隊去報到。他們之中，除出兩三個人被派往驅逐艦和巡洋艦以外，大部分都決定在巡邏艇上服務。他們互相乾杯，昂奮的歡聲充滿了艙內。漢堡人克魯士放開喉嚨高唱漢堡的民歌。

通過易北河口時，無線電揚聲器發出通報道：

「總統將對德國民衆演說。」

那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上午十一時。漁船上的人，除值班駕駛者以外，全體集合在無

線電收音機前面，傾耳恭聽這個歷史性的宣戰布告。希特勒總統已決意和波蘭開戰了。英國和法國怎麼樣呢？

自從駛入易北河以來，於最近的將來將成德國敵國的船隻，絡繹河上，都和塞內泰·卡爾斯登號的航行方向相反，急急朝下流駛去。不久，在下午的燦爛陽光中，看到了漢堡的塔、聳峙入雲的高大建築物、倉庫、工廠和造船所等。再過半小時，塞內泰·卡爾斯登號已靠近它住慣了的碇泊場所了。它悠悠然傍靠岸壁，拋下鐵錨。這樣，亨里克森船長終於將這條漁船安全而適時地運歸了故國。

三 漁船變了巡邏艇

爲了將漁船塞內泰·卡爾斯登號改裝成巡邏艇，工作不分晝夜地進行。它自從投入故國港埠的懷抱以來，打釘的鐵鎚聲好像機關槍也似的連響不絕；氬氣吹管的青色火焰，也終日嗤嗤不休。改裝完竣時，徵發司令當即命令這艘漆成灰色的小艦開往巡邏艦隊根據地刻克斯港。在那裏再裝上大炮、炮彈和其他兵器。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星期日，英國和法國對德宣戰。

巡邏艦隊不到數日即準備齊全。艇上人員大部分是職業船員和漁夫。他們在這時陸續集合於刻克斯港，旋即換上了軍裝，投入兵營，被長官分派到各艇上去。馬邱拉脫、克魯士和掌舵員阿伊塞爾曼及另外一個塞內泰·卡爾斯登號上的伙夫，恰巧全在一隻艦上。他們意外地再聚會在一起，都欣喜非常。更使他們驚喜的，便是舵手魯達斯也穿着海軍少尉的制服同在這艘巡邏艇上。他們的祕密希望不料竟成爲事實了！魯達斯少尉看見他們時，便走來和故人寒暄。

「我們過去的熟人，至少有一部分是在這裏一同從事戰時勤務了，實在可喜之至！此外，我還可以向各位報告，就是我們再可以乘着那塞內泰·卡爾斯登號了，因爲這艘巡邏艇便是從前的塞內泰·卡爾斯登號漁船。」

「立正！」

巡邏艦隊司令對部下作簡單的訓話。他是海軍預備大尉，在過去的世界大戰時即已駕着巡邏艇活躍海上，建下許多戰功。得到不少勳章。他說：

「我們這批身爲巡邏艦隊隊員的人，任務非常要緊，責任也最重大，必須時時遂行護務。必要時，我們還得捨命完成這種義務。我們能在海洋的最前線擔任哨戒工作，實在是很

榮譽的事！」

全體隊員一齊登艇。號令聲在空中響着，戰旗在桅上飄着，巡邏艦隊已在準備出戰了。

其後又費了兩三天工夫去操練大炮、機關槍及其他兵器的使用，和檢查報告用具等。最後，全體艇員各就自己的位置，全體巡邏艇皆昇火待發了。

混着黑色煤煙的灰霧，籠罩着刻克斯港上。巡邏艇的甲板上，冷水淋漓。在這甲板上，於黎明的微光中，已做過了最後的出港準備。在指定的出發時間前二、三分鐘，魯達斯少尉出現在艇橋上了。水手長在那裏報告出港準備已經完成，艦隊司令即下令出港，先將自己的坐艇離岸，信號兵就用信號將艦隊司令的命令傳達全隊各艇。

「舉起前後部的纜索！」

嘩嘩嘩地發出了粗纜離水的聲音，水兵熟練地操作着，一把一把將它拖上來。

「舵右舷十——機關緩速度，開始前進！」

水手和機械電信機人員照樣重述一遍。

鈴聲在艇內響着。汽筒唧唧地抽動，螺旋槳開始轉動，巡邏艇便慢慢前進。告別的汽笛鳴鳴，艇頭的白浪漸高。刻克斯港逐漸消失於視界中。可是沒有一個人悲哀留戀地回首望

適。大家的眼都向着遼闊的大海。

駛出易北河口以後，風速三——四米的東南風，開始吹動。巡邏艇簸動起來了。艇上的人員除出廚師以外，誰都習慣了這種簸動，一點不感覺什麼不適意。可是廚師斯摩德卻不禁叫苦連天了。他選來選去爲什麼結果仍會跑到這艘巡邏艇上來，在不明其故的人，實在是一個猜不透的謎。斯摩德本來是在科倫，杜塞爾多夫輪船公司遊覽船上當廚師的，以前一直在萊因河平靜的波上過活。關於船在海上顛簸的情形，他祇聽到別人口裏講過，自己從來也沒有經歷過。所以在這個時候，他白了一張臉，蹲在廚房的角落裏，連烹調的精神也沒有了，早晨在港裏吃的早餐，這時也完全嘔了出來，毫無吝嗇地餵養海裏的魚兒。

水手都是所謂「狼吞虎嚥」的，本來早就和這位廚師約定，船員們都期望午餐時吃它一個痛快，軍曹馬邱拉脫因爲不會值班，所以走下廚房，打算參觀一下這位名廚師的手段。不料，映入他眼簾的並不是熱氣騰騰的鍋子，卻是星火全無的冷灶頭，再一看那位名廚師，正倒在一隅，已經因爲暈船的緣故昏過去了。他急忙將這個暈船的廚師弄到上甲板安全的地方，把他的身體縛住。然後再到廚房裏去打掃一番，親自動手燒菜。

因此，他到了交替步哨的時候也不能按時接班。後來，他被艇長喚去詢問，還一下可使他心慌了，他期期艾艾地申辯爲什麼不按時接替步哨的緣故。

「這這……那那……個飯桶……不……不不，那……斯摩……斯摩德暈船了，艇長……
哎……哎……唔……唔……少尉。」

魯達斯少尉看他這副可憐又可笑的樣子，禁不住要笑出聲來。心中暗想，這傢伙幹起事來很不錯，而且很可信賴，確是少不來的人物，不過因爲是一個道地的漁夫，要成功一個幹練的海軍水兵，尙須着實修養一番才行哩。

死人似的暈船的廚師，經過少尉義正詞嚴的一席訓話，以及艇員們的鼓勵，終於恢復了意識。而且這個瀕死的病人，元氣恢復得異常快。他因爲午餐時忘了職，立誓要在晚餐時燒些精美的菜補報大家，他果然遵守約言，取回了他第一流廚師的名譽，可是，「暈船廚師」的綽號卻從此加在他頭上了。

北海要衝黑爾郭蘭現於左舷。它像一條線，浮在遙遠的水平線上。艦隊更朝北北西的方
向駛進海峽，穿過本國的水雷網。到正午時，已抵達阿姆倫旁克的西方。返時，指揮官發下
暗號命令道：

「就位！」

以兩隻巡邏艇爲一組，彼此以後，在一定的水域中繼續游弋了十二晝夜。每組的兩艘巡
邏艇彼此保，密切的連絡，必要立即互相幫助。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儘早發見海上、水下或

空中的敵踪，報告本國。因此，如果沒有銳利的視覺、靈敏的聽覺、優越的船員能力，以及航海的充分知識，決難勝任此項職務。唯有這批選擇出來的遠洋船夫才充分具有這些能力，所以他們自己和他們那種堪受洋上風浪的漁船便被派來從事前哨勤務了。最前線的第一夜來了。巡邏艇用緩慢的速度不絕改變方向，巡弋海上。艇上，許多眼睛凝望着黑暗的海面，不少耳朵傾聽着空中有否飛機的聲音。

「呃！右舷什麼東西出現啦？……」他們目不轉瞬地凝望着白茫茫的海面，因為過分緊張，不免鬧出杯弓蛇影的笑話，眼睛一花，還以為真有什麼東西在海上出現了，及至仔細一望，原來並無所有，不禁自己也覺得好笑。海風吹拂着桅桿，嗚嗚然發出淒涼的音調。

「注意！」暗雲低垂的空際，不是傳來了一陣發動機的隆隆聲嗎？——仔細一聽，原來不過是自己的巡邏艇的引擎聲由於雲層反射，正如山谷回音般再從空中傳回來罷了。

艇上嚴行燈火管制，絕對不洩出一星星的火光，因為不論怎樣一點微小的火光，都可將自己出賣給敵人。祇有在司令室內，照着羅盤的燈發出鈍暗的光芒。傳令兵時時從司令室攏着命令向各處傳遞。除此以外，就是在交班的時候，大家都默默不作一聲。祇有螺旋槳發出誘人入眠的迴轉聲，以及引擎和汽筒的單調聲在不斷地響着。但是在甲板的下方，情形又不同了。艇員們跑來跑去，時時發出開門關門的聲音。艇上所有的人員，神經都很緊張，

正如一隻開緊發條的鐘。他們在疲倦的時候，就來一次深呼吸運動。

即使在步哨下班的閒空時間，也幾乎不能舒舒適適地休息。當他們睡在寢室的床上時，也是穿着衣服的，萬一有什麼警報時，他們祇要將長靴套在腳上就行，他們的樣子，真合得上所謂「枕戈待命」這四個字的形容了。有的時候，他們在休息的時候就大家聚在一起，東扯西拉地隨便談笑，或則講講家鄉的風土人情，或則談談和平時代航行遠洋的經驗。幾個四十歲以上的艇員們，更諄諄地向年輕的艇員訴說他們從前在經艇上的經驗，談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各種逸聞軼事。當掌理步哨交班事宜的兵曹，吹響銀笛，提醒那些應該去上班的人時，他們便嘴裏喊着「旅行啦！旅行啦！」紛紛站起身來跑去接班。

漸漸，因為沒有什麼特別的事件發生，最初那種日夜期待着的緊張，稍稍鬆弛。友方的飛機常常隆隆地在頭上向西飛去。有時更碰到本國的潛水艇，於是大家互相高聲歡呼，或用信號敬祝「旅途平安」，然後各人走各人的路。潛水艇沒入海中，繼續前進，去完成它自己的使命；巡邏艇也廣續漫遊洋上，在自己的範圍內巡弋不息。還有不少德國的商船，從海外突破英國的封鎖線，駛歸故國的港灣。可是，巡邏艇一直到現在還不曾看到英國軍艦，連影子也不會。奇怪極了，它們到何處去了？

某日午後，信號旗終於報告英國轟炸機飛來了！可惜得很，英國飛機是向威廉港方面飛

去的，它們並不向這裏來，而且距離很遠，用肉眼是望也望不見的，必須用望遠鏡才可以看清楚。之後，隔了二、三小時，無線電報告說英國轟炸機隊已被擊退了。在下士官室內，機翻槍班的人員，因為沒有機會參加這次對空戰，認為遺憾非常。

「這次的戰爭竟是大炮逞威的時代，機關槍連得放一槍的機會都沒有哪！」

四 狂風暴雨

這趨哨戒勤務的時間已到最後的一日了。一直是晴朗的天氣，到了這日竟變了，空中密雲層層，下着雨，視界祇限於半徑二、三哩的圓圈內。大家時時望着鐘，計算着替班的巡邏艇幾時可來，暗想今天以後總可以暫時弛緩一下緊張在安全的港內靜泊數天了。突然——

「右舷二十度方向，有煙！」步哨喊道。

是什麼東西呢？是友嗎？是敵嗎？不管它，先警戒起來再說。各人紛紛各就自己的戰鬪部署。阿伊塞爾曼在走到下面的引擎室去以前，笑着向炮手招呼道：

「你的生意來啦！」

艇橋上面，艇長帶着水手長和信號兵，鎮靜地站着，等待敵手隨時來臨。

漸漸，一隻船從灰暗模糊的那方出現了。用雙眼望遠鏡遙遙細察，看清舷壁上漆芬蘭國旗，除此以外，並沒有什麼可疑之點。不過，魯達斯少尉歪着脖子想，前次大戰中常有冒充國籍或偽裝商船的事件，現在可不能疎忽呀！

「從方向察看起來，那隻船不像是開到德國港口去的哪！」

攻擊！巡邏艇立即開足馬力。芬蘭船煙囪中噴出來的墨黑的煙，也拖成了水平。顯明得很，它也在增加速度哩！距離測定班高聲讀着數字：

「四千八百米……四千五百米……四千三百米……」

大家都知道自己正刻刻接近那隻船。

「信號班！」

祇要艇長一聲喊，祇要艇長一使眼色，事情就辦好了。信號旗高昇橋頭，在風中飄揚。

「立刻停船！」這是德國巡邏艇的命令。

可是那隻中立國船，對於德國軍艦的停船信號，一點反應也沒有，仍舊全速疾奔。

「好！耳朵不聽，眼睛不看，就叫機械來使你知道吧！」少尉不覺發怒了。

「開一炮，炮手！——射擊許可！」

速射炮班早已就在等待這個命令了。炮彈早就送進了膛，眼睛也在照準機前瞄準了許久

了。

「方向艇前三十度，距離三千六百米……放！」

轟！炮口吐出了閃電似的火光，黃色的火藥的煙被風吹散，向艇尾飄去。榴彈受到空氣的抵抗，發出噓的一聲長嘯，恰恰落在那隻船的前面一百米的海中，轟隆一響，湧起了一股水柱。這樣一個可怕的警告，那隻船總該自知警惕了吧？可是，它竟向左舷急轉灣，企圖擺脫。同時，巡邏艇上的無線電員報告道：

「汽船正在發電報告自己的位置求救。」

這一下，魯達斯可真忍耐不住了。他漲紅了臉大叫道：

「真是不知好歹的傢伙！終止它的電報！命中彈射擊！」

第二彈準確地削去了逃亡者的桅桿頂端，於是那艘汽船除出用聲音以外，再也沒法用無線電報告自己的位置了。它的船長此時大約也知道沒法漏網了吧？船的速度是慢了，等待着德國的巡邏艇靠攏去。巡邏艇繼續用全速力追趕着，在相距約一百五十米處停住不進。艇長用傳聲筒發問道：

「船的國籍？——往那兒去？」

他無須再用英語了，因為對面的船上是用很明白的德語回答的，雖然帶一點外國口音。

「船名推阿。總噸數二千五百噸。目的地萊·哈夫勒。」

這個回答並沒有使魯達斯少尉滿足。

「裝貨呢？」

停了一回，答語來了。

「纖維質。」

於是芬蘭船爲什麼要逃的原因明白了。原來它是裝載着絕對禁止的貨物。

「捕鹵司令準備！」

巡邏艇傍着推阿號。水手、兵曹、掌舵上等兵及傳令兵各一名，像貓一般敏捷地攀登芬蘭船的繩梯。他們都帶着短槍、手槍和手榴彈。克魯士也加入了這一行。嘴角上浮着得意的微笑，向馬邱拉脫作着告別的眼色，旋即消失於商船中。他現在是怎樣愉快喜悅，很容易察出來。芬蘭船於是成爲俘虜了。它將被帶往易北河。在兩隻船分離以前，德國艇長再仔細檢查一番，查看船上載着的物品和文書等。

「這的確是很好的捕獲物。因爲法軍將由此喪失了一千八百塊製造槍彈用的纖維質啦！」艇長滿意地說。

這時，步哨報告道：

「接班的艇來了！」

交班的手續迅即辦竣。兩艘巡邏艇馬上將捕鹵船挾在中間，向德國的港口駛回。到了黑爾郭蘭的前方，推阿號須單獨向易北河口航行，因為兩艘巡邏艇是碇泊此島的。

他們在此島泊了兩日，暫時卸下辛苦的哨戒勤務。可是這個休息也不是完全空閑的，因為艇員們在碇泊此島的港中時還得從事各種補充作業。但對於艇上的人員倒也不覺什麼痛苦。他們直到第十四天才可脫下軍服安安心心在寢室中睡個寫意。

巡邏艇再駛出海外來負擔哨戒工作了。日子一天短於一天，夜卻漸漸長起來了。秋色也逐漸濃厚起來。

信號上等兵杜爾修和一等水兵克魯士憑靠着欄杆，凝望着火團似的夕陽向海中下沉。風冷冷地掠着甲板，煙囪口吐出來的煤煙，飄飄颺颺地擴散於海空。沒有一隻汽船，也沒有一隻帆船，祇有幾隻海鷗嘎然引吭而鳴，環着艇翱翔。是時，突從北方湧上黑雲。

「在這樣的晚上，如果是普通的帽子，準會被風吹飛掉的。」

杜爾修說。這位漢堡人忽然伸出鼻子，像試驗什麼似地用力嗅着空氣。

「嘿，暴風雨哩！」

他們走到艇橋防風的後面。杜爾修開始敘述往事。

「一九一六年十月，我在水雷艇上碰到過一次非常厲害的暴風。大浪濺到船尾的圍牆上。我們都被海水淋了一個滿頭。桅桿也吹折了，小舟也弄壞了。正在這當兒，我想到甲板上去看一看究竟怎麼啦，不料一個大浪撲來，要將我捲入海中。這一下子，我可拚命啦！我拉住了桅桿的繩索，死也不放，可是，不久，力氣漸漸不濟。這種樣子如果再繼續兩三秒鐘的話，那我一定放了手，被怒濤冲到龍王宮裏去了。幸而那個時候同伴來救我了。當然，他自己也是很危險的，可是他終於不顧一切地跑過來，把我拉上艇來。我這位勇敢的救命恩人，後來調到潛水艇上去服務，在一九一八年不知戰死在英國海岸的何方。」

在夜裏哨兵勤務時，稍強的微風變成了狂嘯怒吼的暴風。風虎虎地吹動巡邏艇，使它不住搖動。到了半夜，風的強度已達到颶風那個樣子了。愈吹愈厲害，益括益起勁，怒濤洶湧，駭浪冲天，隆隆地，嗚嗚地，浸拍着艇尾，驟着霏霏的大雨，直傾直倒，視野完全被奪了，什麼也望不見，除出眼前的浪花和雨絲以外。在漆黑的夜幕中，有老長一段的時間竟是伸手不見五指。甲板上的人，雖然穿着塗油的雨衣，仍舊弄得渾身內外沾濡殆盡。艇簌動得異常厲害，甚至於老於海上的人也要嘔吐了，嘩嘩地一口又一口，終於連綠水也嘔了出來。地獄的苦楚也不過如此呀！忽然，艇彷彿落入深谷中去了，不料突又高昇在半空。後部的甲

板上，已成爲潮一樣的激流；艇首斜翹空中，似欲插翅而飛。這種風和浪的壓力如再繼續下去，以後怎樣，是沒有人能夠預料的。

可怕的不幸的結果竟會成功現實吧！水手已立足不穩，沒法操縱這艘駑馬似的巡邏艇，祇有聽任波濤翻弄了。這時，艇長卻一步跳入舵機室，用力緊握操舵盤，扳住舵，於是巡邏艇才慢慢地從傾側中恢復轉來。最險的難關總算是逃過了。

「投下防流錨！」

艇長下命令克魯士一等兵道。漢克士直立刻和兩三個戰友一同擔當着這件困難的工作。他們一步一步地好容易向後部甲板行去。他們在黑暗中什麼東西都看不到。大浪不絕兜頭潑來。可是他們沒有一個人顧到自己的危險，因爲爲了拯救全艇的人員，個人的任何犧牲都不會太大的。這些勇士連想起來簡直不可能的事情也能做成功的。防流錨終於投下了，巡邏艇也比較剛才稍微安定了一點。

突然，一座小山也似的大浪用着比巡邏艇還快的速度向後部甲板衝去。在半壞的圍牆嘎吱嘎吱的碎裂聲中，忽然發出了一聲慘呼。

「人被沖去了！」

但在風聲浪聲中，艇橋上是聽不見呼聲的。等到大家知道時，也無法救援。所備的小船

和小快艇也無從放到山峯般倏起倏伏的怒海上去。在這樣的颶風中，被沖出了艇的人，祇有任他自生自滅了。艇長還不知道他勇敢的部下中間是誰被捲入北海海底去了。最後，一個水兵喘息地報告說，葬身這個大浪之底的，就是克魯士。啊，這真是船員之死！亦真是水兵之歿呵！但是，在這危急存亡之時，誰也不許因為死去親愛的同伴而悲傷。艇上的人員尚須爲了維持此艇的航海力，盡他們所有的力量哩！

「彈藥庫和糧食室浸水了。」

告急的使者在黑暗裏叫着。抽水機盡力工作，但依然無濟於事。大家沒法排盡這些不絕侵入的海水。

夜漸漸明了，暴風的力量也徐徐減弱。但從西北湧來的大浪仍舊翻弄着巡邏艇。無線電的天線在夜間已被狂風吹離了桅頂，因此無線電的連絡也告斷絕了。後來，由於全體共同努力的結果，到了下午終於做成應急的天線，將損害狀況報告艦隊司令，同時接奉指令：

「急駛黑爾郭蘭修理。」

爲求安全返港，這隻在狂風駭浪中掙扎過來的巡邏艇，便依據古老的傳說，將油倒在海面上，使波浪平靜。這種古法奏效了。艇在午後二時，於強風之中小心掉轉方向，駛返黑爾郭蘭島。

全體人員吐了一口安心的氣。倦極的水兵們都默默地不大作聲，因為在他們的伙伴中有一個最強的人已長眠北海之底了。他們從船艙裏將這個溺死者的些微遺物，帶到艇長的房間裏來。少尉默默無言地低下了頭。魯達斯少尉還有一件束手的事要幹，就是他不得不將這個噩息通知死者的母親和妻子。他真誠地一字一句地將她們的獨生子和丈夫的死訊告訴她們：「本是遠洋漁夫今爲一等水兵的克魯士，已在最前線盡了他最忠實的義務，他犧牲了自己的生命，拯救了巡邏艇和艇上的同伴，這樣的犧牲精神將永垂不朽！我們謹以至誠向他的英靈致敬道謝！」

「看見黑爾郭蘭的燈火了。」

步哨向傳令兵報告。艇長以下的全體艇員的悲哀的心內，突然透出了光明。魯達斯少尉站在桌前。這是他的站立處，也是他負着責任的場所。

第二日的拂曉，巡邏艇已泊在港中。它的旗在桅桿上拍拍飄揚。

五 空襲警報

由於毫不懈怠的活動，在暴風雨中所受的損害，不久全被修理好了。不到一星期，巡邏

艇又出海外，擔當哨戒勤務。

十二月某日清晨，海上瀾漫着大霧。巡邏艇的甲板上，覆着一層薄霜。從東方吹來的寒風，帶來了初雪。寒氣穿過步哨的大衣，透過裹着頭的风帽，沁入骨髓，奪去了活動力。在這樣惡劣的天氣中，哨戒作業更須小心，不得苟且疎忽，因為在這種時候，敵人最容易在水上或空中突破警戒線。

探照燈旁邊，信號上等兵杜爾修在裂膚刺骨的冷風中，放着步哨。他將雙眼望遠鏡暫時放下，擦擦凍僵了的手，急忙看了一眼腕上的手錶。剎的一下，冷氣傳遍全身，他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纔祇七點鐘哩！離交班還有不少時候哪。」
他再架起了雙眼望遠鏡。

「呃！那是什麼？」杜爾修從霧的薄紗中看到海面上湧起了一個瘤也似好東西，一剎那，從它裏面露出了兩三個人的上半身。那……那的確是……司令塔，的確是潛水艇呀！決不會是德國潛水艇。因為德國潛水艇的動靜是不絕報告這裏的。無疑地它是敵方的潛水艇。他極度緊張起來了，立刻報告艇橋上的步哨。

「方向九十度，英國潛艇一艘！」

艇橋上的步哨馬上一揪電鈕，警報的鈴聲立即響遍全艇。

「向右舷，全速！」

可是，稍遲了一步；濃霧已吞沒了敵艦。

「可惜！竟讓他逃走了！」

這時，跑到那邊來的艇長扼腕地說道。

「放一炮也好呀！真是！喂，聽音機中還有推進槳的聲音嗎？」

無線電兵曹的報告是：其音漸遠。

「唉，這樣的大霧，追也沒法追。祇要太陽一出來，我們的驅逐艦準可捉住它。用無線電通知吧。」

無線電信班即刻發出「發見敵潛艇，似向東南逃去」的報告。信號上等兵杜爾修不禁自怨自艾，暗暗埋怨自己不小心。其後隔了數小時，從遙遠的那方傳來了爆發的聲音。確實是深水炸彈炸裂的聲音。杜爾修更不住頓腳嘆息，可惜將這件功勞讓給別人。

以後，什麼事情也沒有，祇是日夜降着雪。不論在水上，不論在空中，一點找不到敵人的踪跡。海的表面像死一般靜，在它的底下，則潛伏着死亡和毀滅。

那時！

「注意！黑爾郭蘭西北出現浮遊水雷！」

無線電傳來了警告。掌舵員阿伊塞爾曼聽到這個消息時，回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緊張場面。當時，他還是一個青年伙夫，乘着第三水雷搜索艇隊的一艇出動。從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九日起到二十日夜裏，他們突入了英國的水雷網中。那時，有三隻德艇被水雷彈到空中，一共喪失了六名士官和八十一個下士與水兵的生命。在他的心幕上，這時還能很清晰地映出那幅水雷爆發的慘狀。在今日，他又感到可怖的危險迫近眉睫了。

起初並沒有什麼異樣事故。巡邏艇的機艙照常運轉着，門對面是伙夫室，伙夫們依然在劇烈勞動着，誰也不會有一點興奮的樣子。一切都和往日相仿。

突然，電鈴狂鳴，傳聲筒中傳出急令。

「全速後退！」

阿伊塞爾曼急忙搶到運轉機前，電光石火似地迅速拉轉變換輪軸旋轉方向的槓，放開蒸氣調節機，引擎發出一陣怒吼，巡邏艇開始徐徐後退。運氣，運氣！總算在千鈞一髮之間脫出了危險。假使稍遲一步，巡邏艇在其次的一瞬間就會被水雷炸得粉碎了。

甲板上，信號上等兵杜爾修備受艇長的褒獎，因為靠他小心發見水雷，才能挽回了全艇滅亡的命運。這時，他對於前幾天偶然怠惰所生的責任感才告消失。可憐的他，自從讓那艘

潛艇逃走以後，就一直不會快活過。

黃昏悄悄來到洶湧的海上。海面上四處漂浮着厚厚的冰塊。長長的冬夜不久要來了。那時才危險哩！

剛在晚餐之前，右舷方面忽然傳來轟然的炸裂聲。在那方，可以望到水煙交織的火柱高昇空中。

「友艇觸雷啦！」——不知是誰失聲喊道。

水手和掌舵員馬上活動起來，將艇向那方疾駛，趕去救助遭難的友艇。果然能夠用全速力趕到救援嗎？不要管它，無論如何得趕去救助。十分鐘後，巡邏艇已趕到二哩外的出事地點，大膽駛近正在沈沒中的友艇的高高翹起的艇首，靠着輝煌的探照燈光，將生存者救到艇上。

未幾，重傷的友艇沈入海底。有十七個勇敢的戰友因此殞命，被救起的一小羣人，吃了藥，裹好繃帶，穿上乾衣，睡在船艙中。一方面即刻電告司令。三小時以後，在黑暗中望見信號燈火，有兩隻巡邏艇駛抵出事地點，一艘頂補沈沒艇，還有一艘則將被救起來的人運回陸上。於是巡邏艇再繼續着哨戒工作。

十二月中旬，巡邏艇碇泊港內，完成了出港準備，不料出港臨時延期。因為巡邏艦隊總指揮突然偕着海軍技師來檢閱。全體艇員列隊甲板上，受總指揮官檢閱。總指揮官對於艇員在過去暴風雨中的勇敢處置，以及救助友艇時的勇敢活動，大加讚賞。魯達斯少尉因功獲得鐵十字勳章。

這時，海軍技師在艇上各處仔細檢查，他發見汽鍋有兩三個地方漏水，汽筒蓋也有些磨壞了，所以非駛返漢堡去修理不可。艇員因此得到意外休假的機會。

其後，巡邏艇又駛出海上，它已修理好了。這一次，在巡邏艇和海岸之間，有兩艘巡洋艦及一艘驅逐艦在游弋着。其間還有德國快艇縱橫馳騁海上，搜索着敵方潛水艇。日裏，空中幾乎全充滿了友機的隆隆機聲。陰沈沈的曇空，常常落下鵝毛似的雪。潑上艇首的海水，不久就結成了冰。冬色漸漸濃了。

步哨交替時老是這樣報告道：「無異狀。」戰爭在冰雪當中似已陷入冬眠狀態了。

某日，空襲警報忽然傳遍艇內。全體負有任務的人都跑上甲板，有些走向炮位，有些把住機關槍，瞬即完成射擊準備，祇待命令一下，便可開火。這時，在一八〇度處，即恰當艇尾那方；有許多架飛機向艇飛來。

「不列斯托爾機？」

艇長用變眼望遠鏡精密觀察後叫道。雖然青白紅的標誌還看不清，但是，飛機的型式卻顯然是英國機，這是雖在三千公尺的高空上也能分辨出來的。無線電兵曹立刻拍電給所有的軍艦、海岸陸軍部隊和飛行場。於是所有的港灣，不，連得內地也在片刻之間全部入於警戒狀態了。

英國的機羣在巡邏艇上列隊飛過，一點也沒有什麼事故發生。當然，這樣的小艇是不值他們一顧的，他們在前方還有比這更貴重的目標哩！

不料，在最後的一隊中，卻有一架不列斯托爾機隆隆地向巡邏艇衝下來。艇員們的臉一瞬間都化成石像一般硬。但是，還不會有一個人失去鎮定。他們在等待着。同時，艇上的機關槍一齊狂鳴。一瞬間，不列斯托爾機飛越艇上，攀登上空，再作第二次俯衝。這次一定要投下燒夷彈或重磅炸彈了。速力快轉向易的飛機，和速度慢迴轉難的小艇作戰，當然前者佔着有利的地位。

正當不列斯托爾機再行進攻時，突從低垂的層雲中飛出另外一架飛機，它的翼上漆着十字標記，原來是一架梅塞修密托一〇九型的戰鬥機。它是趕來救助巡邏艇的。它從後面橫側向英機直撲，用機關槍猛烈掃射。於是在張眼驚望的艇員上空，展開劇烈的空戰。英機爲了避免突如其來的德機掃射，迅向右下方閃避，可是已經遲了，追擊機尾隨其後，緊緊不捨，

放出一聯串的命中彈。幾秒鐘後，戰鬥便告結束。英機發出一星火花，瞬間延燒到操縱席，墨黑的濃煙像一根碩大無朋的尾巴，拖在火舌四噴的英機後面。英機一直向海面落下，和澎湃的大浪相擊，發出砰然一聲，化爲碎粉。巡邏艇開足馬力，駛向墜落場所。趕到那邊時，海面祇剩一片機翼和幾許破片，機身和乘員早已沒入海中。水上漂着一大片汽油跡，示出沈沒的地點。艇員們不覺揮着帽子和手帕，高聲歡呼。汽笛在艇上狂鳴。上空低飛着德機，駕駛員揮着右手，向他們答禮，旋即全速飛向根據地去了。巡邏艇也繼續小心從事自己的工作。

在這多事之日的黃昏，魯達斯站在艇橋上，履行他自己的職務。閃閃的明星，嵌在霜夜澄清的天空，彷彿深藍的絲絨上面綴着金鋼鑽。弦月淡淡照着沈靜的海上。東北方，高射炮隊的探照燈光四處移動，忽明忽滅。

魯達斯艇長在這樣的環境中，不覺沈入深思中。

從甲板方面，傳來一陣小提琴的柔婉旋律，和着愉快的歌聲；戰神似乎暫時忘掉這艘小艇了。

六 百發百中

在東弗里西安羣島最先端的勃爾克姆島砂丘上，站着步哨、觀測員及德國沿岸高射炮隊員。雲低低垂着，風停止吹拂，太陽終日躲了起來，不露半面。士兵們望望海上，看看曇天，掏出錶來看一看是不是已到交班的時候。在這個和世界和大陸和大都會有活氣富於變化而且愉快的生活隔斷的島上，時間過去得非常慢，慢到令人可怕。砂丘的後面，潛藏着大炮、高射、聽音機和探照燈。此外，還有山一般堆着的炮彈。命令傳達器和電話機也都準備舒齊，並設有很大的野戰廚房。附近，將校和兵士正向水平線上以及天空中搜索軍艦飛機。什麼東西也沒有，水平線上沒有一縷煙，航路上也不見一片帆影。祇有海波嘩啦啦嘩啦啦地拍擊着砂濱。

距離測定機的後面，測定員將手插在上衣袋中立着。

忽然，輕高射炮傍裝着的電話機鈴聲響了起來，陸戰隊炮兵急忙拿起聽筒，原來是司令部有命令下來了。

「知道了，少尉。」

他放下聽筒。一個水兵好奇，走來問他道：

「什麼命令？少尉怎麼樣說？」

「他說好好測探敵機。大約他們是要來轟炸了。不過，我想，昨日剛剛宣戰，他們一時還不會來吧。一定不會來的。」

水兵茫然望着水平線上。碼頭上繫着二、三隻帆船。

距離測定員又急急跑向電話機那方，因為電話鈴又響起來了。這次是聽意員打來的。

「注意！三四四度的方向出現敵機！」

二人大吃一驚，不禁面面相覷。

「三四四度！好傢伙！來吧！」

他們各就位置，旋迴沈重的測定機，仔細搜查敵機，終於找到。在遙遠的地方，在薄暮的灰色的天空，兩個小點向東飛去。是二架敵機，是轟炸機！

「測定員即刻離開測定機，拿起電話機，報告少尉。」

「三四四度有敵機！重轟炸機！敵機來啦！」

在強度的緊張中，水兵向電話機大聲喊道。電話機另一端的少尉，也用同樣的感情聽聆報聲。一瞬間，德國的沿岸防衛隊便開始如瘋如狂的活躍。

「據勃爾克姆方面報告，敵機二架正向東方飛行中！」

防空司令部接到這個報告時，馬上活躍起來。防空司令部設於東弗里西安沼澤地方的某處。周圍是滴翠的綠色牧場。牧場上，肥壯的東弗里西安牛在靜靜地嚼着草，毛色美麗的栗色馬，自由奔馳。磚造的農家，悄然聳立着。四周，盛開各式各樣的秋天的草花，紅白相間，點綴綠色的絲絨似的草場上。

防空司令部是設在這樣一個桃源似的和平的環境中。和它的重要的任務相應，司令部的防禦工程十分堅固。司令部所在的房屋，是近代的防空建築物，天花板非常堅固，足以抵禦普通的炸彈。此外，還有長的通路，完備的防毒室，以及防音裝置的門戶等，正不愧是一座小型的西部堡壘。

這時恰值步哨交班的時候。穿着灰色軍服的兵士和披着金鈕制服的將校，頭上戴着戰鬪帽，有些在做自己本份的工作，有些拿着報告紙，匆匆忙忙來往着。

但是，此地和西部要塞線的堡壘有一點完全不同，祇要打開電話室的門，就可以一目瞭然。電話室內，裝滿了電話機，在記事紙和報告紙前面，並不是雄糾糾氣昂昂的軍人，而是嬌聲嬌氣的少婦少女。他們手裏握着鉛筆，耳上套着聽筒，披垂着輝煌的金髮或烏亮的黑

髮，專心從事她們的工作。她們是爲了整個海岸地方的安全而自動服務的。不過，交班總是一件快樂的事。工作了幾小時的她們，一到落班的時候，便急急除下聽筒，靠在椅背上，寫寫意意地拿出書和雜誌來閱讀。

防空司令室內，在地圖和報告文件的小山前面，坐着一個大尉。地圖上面，記明全國所有的防空司令部和有關防空的一切機關。所有的情報都彙集於這間密閉的小室，由女電話員將收到的情報再傳達到另外的地方去。桌子對面，特務曹長正坐着拿了一枝鉛筆迅速地書寫。他大約是在記載戰爭日記吧？所以他一點不注意到有沒有什麼危險迫近，或是不是有一隊英國轟炸機來空襲了。他又點燃了一根香煙。當他尚未將手中的火柴梗丟掉時，警報來了。

「據勃爾克姆方面報告，敵機二架正向東方飛行中！」

這先傳到他旁邊的電話台。負責和勃爾克姆防空司令部連絡的女電話員，芳名叫做蒂玢。楊羨，她是弗里西安地方的人。這時正陶醉於手上的小說的情節中，她聽到電話中傳來綠色島嶼勃爾克姆方面的男子喉音時，她明白一定出了什麼事情，連忙丟下書，握起鉛筆，照她過去所受的訓練，一字一字機械地記錄着：

「二——架——敵——機——向——東——飛——行！」

柱上掛着的大鐘，長短針正指着下午四時四十四分。她於是在報告紙上記下時間，並寫上日期：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星期日。她喚來傳令兵，將紙交給他，然後才想到自己剛剛寫了一些什麼。英國飛機在勃爾克姆上空出現了。天哪！蒂玢想着。飛機已在勃爾克姆上空了。二十分或三十分鐘以後，就要出現在此地上空啦！

關於英國飛機的報告是不是已經向別處傳去呢？她不禁將嬌小的生着黃金色頭髮的螻首側向旁邊。可以安心啦！在玻璃壁的後面，一個少女高高坐在一張桌旁，穿着灰色軍服的曹長正站在她旁邊，向她吩咐什麼。那個少女在玻璃桌子上寫了些什麼，於是在另一間室內的桌子上就同時現出了文字：

「據勃爾克姆方面報告，敵機二架正向東方飛行中！」

二、三十個婦女一齊埋首案上，一心不亂地在紙上寫着警報，用自己所管的電話，通知所有的軍隊駐紮所、飛行場、船舶、造船廠、炮兵隊、高射炮隊、都市、要塞、鐵路、郵局、防空設備、工廠及營業所，以及其他一切有防空必要的場所。

隣室內，在接到勃爾克姆最初的報告時，就有兩個穿着灰色制服的海軍炮兵隊隊員，俯首向着一張大桌子上的地圖。它是海岸、島嶼及北海德國港灣的沒有着色的白地圖。他們根據報告，將紅色的箭頭畫在地圖上。

司令部接到報告的一瞬間，警報股長就在他的地圖上面，測量從勃爾克姆到威廉港的距離。他揚了一揚濃眉，趕快走到電鍵盤的前面。

這次可嚴重了！——他抹了一抹灰色的尖鬍髭，想道。這次一定不會是偵察飛行了，大約是轟炸飛行吧。非發警報不可啦！

他於是伸出食指，擡着警報鍵。警報聲傳入大家的耳鼓。大房間中的婦女們一聽到了它，就各別地用電話通知別處。一瞬間，警報聲在各地響起來了。

「據勃爾克姆方面報告，敵機二架正向東飛行中！」這個報告傳遍了所有的軍隊，所有的船舶，所有的造船廠，以及危險地區，各種必要的防空處置即刻完成。

司令官正容肅坐。壁上飾着地圖，桌上置着無線電用紙、電話報告紙、命令書等等。他的面前，攤着一本詳細記載敵機飛來和擊退的經過情形的戰爭日記簿。根據下午四時四十分的最初的報告，這個海軍中校早就向他管理區內的各地發出「注意！」的命令。

他現在是在等待第二個報告。腦中描畫着轟炸機的飛行路線，暗忖敵機何時將在何處出現，一定可以受到防空隊伍的攻擊。中校仰起頭，顧着副官說：

「今日天氣並不好哪！全是雲，真是討厭的天氣。你帶着氣象報告書吧？」
中尉交給他一枚紙片。

「中校，今日的氣象狀態是：風速一至二米，視野三千米，雲高一千米，時降小雨。」
「那末，不久可以接到敵機斜向北方斜向海上那方的報告也未可知哩！」

可是，它們並沒有斜向北方，英國的轟炸機始終確實遵循預定的方向，繼續前進。大風迎着飛機上的金屬張線，發出嗚嗚的嘯聲。機上，無線電員愛德華悠悠然打着口哨。這個金髮青年並沒有想到自己以及自己的戰友已經飛臨德國的上空，他一點不去顧慮可能的危險，竟把這種出生入死的飛行當作平常的散步。他雖然也會聽到關於德國沿岸防空網的種種，但在初生之犢似的他，絲毫不以為意。

「德國戰鬪機？怕什麼！來吧！準叫你流血逃走！」他想。

轟炸機向威廉港飛。

那邊，碇泊着一艘德國軍艦。景物依然與平日一樣，寧靜，和平，一點沒有變動；雖然掩不住空氣中的緊張和興奮。

因為昨日英國已對德國宣戰了。這件事成爲將校餐廳和水兵室內最新鮮最重要的話題。後甲板上，艦長和參謀長往來蹣跚，妮妮閑話。

「艦長，正和一九一四年時一個樣子哪。」瘦小的參謀長道。

「英國老是在世界舞台上拉第一小提琴，佔政治管弦樂隊的重要地位，認為非保持所謂力的均衡不可。可惜得很，這種時代今日是過去了，是不會再來的了。他們到了最後一定會明白的！」

身材魁梧的艦長，雙手插在甲板上所穿的制服的口袋裏，戰鬥帽歪向右耳，聳了一聳廣闊的肩膀。

「唔，對極了！因為他們……啊呀，那是什麼？飛機！」

他舉起雙眼望遠鏡，發見約在五十米至一百米的低空，有兩架飛機從北方飛來。

「飛得真不錯呀！」艦長莞爾道。「唔，好大的飛機！萊克斯？呃，怎麼？一直向這邊來嗎？」

飛機繼續向戰艦這方飛來。是兩架雙發動機的不列斯托爾，勃侖哈姆。它們顯然正用非常的速度向戰艦飛來。

「空襲警報！」艦長和參謀長同聲喊道。

當這個命令在下士和水兵依次傳遞時，艦長急忙奔到艦橋上，參謀長也跑向自己的地方去。途中，他向匆匆行走的炮手說：「喂，你爲什麼不開炮呀？那不是英國機？」

那時，恰巧有一個海軍上尉在艦上高處觀察飛機。他的旁邊，站着一個飛行上尉。

「英國機總不會到這裏來的。」海軍上尉猜着說。

「來的話，準會遭受地上炮火歡迎的。」飛行上尉接口道。

海軍大尉斜戴着漂亮的深水色的海軍戰鬥帽，走入桅上最高處的空襲警報室。

這時，在北邊海空相接的線上，出現了兩個黑點，漸漸近了，大了，它們顯然取着朝南的方向，向這邊接近。

受話機中恰恰傳來防空監視哨傳令員的報告：

「左舷後部機關槍座報告，兩架飛機出現！」

海軍上尉和飛行上尉這時努力辨認這兩架大飛機的型式。起初，他們猜不準是蔡克斯、亨克爾、阿拉特諾，還是其他型式的飛機。突然，海軍大尉認清了前面一架的標幟。原來是美國機！

正當下面艦長和參謀長發出空襲警報的命令時，海軍大尉也同時喊道：

「空襲警報！」

警報鈴在艦內各部響着。未值班的水兵立即各就部署。

事態迅即達到頂點。恫嚇似的摩托聲隆隆震耳，天空飛來了怪麗似的黑影。於是高射炮吐出火焰。第一架轟炸機從右舷方面用最大的速度突入炮火中，筆直向戰艦衝來，投下兩枚

二百五十公斤的炸彈，彷彿兩顆沈重的水雷一般落了下來，落在離艦不遠的水面，激起兩個大水花。同時，怪鳥已掠過了艦的上空。高射炮發狂地怒吼。這架大膽的轟炸機剛想再來一次轟炸時，不料被高射炮彈命中，直墜海中。

這當兒，跑到甲板上來的參謀長立刻下令道：

「放下小艇！救助敵機乘員！」

他向一個少尉看了一下，那個少尉便跑過來，預備放下小艇去，正在這個時候，第二架轟炸機的聲音又近了，因此他們不得不將小艇舉起來，捨卻救助的念頭。

第二架飛機從北方飛近時，向縱泊在戰艦背後的驅逐艦的旁邊斜掠過去。達，達，達……驅逐艦的機關槍連珠似地吼着，飛機機聲雷鳴，向上空攀昇，穿過戰艦和驅逐艦之間，欲朝東北逃去。兩艦的炮火一齊集中在轟炸機後面。

後部高射炮的炮手起初沒有機會開炮，站在中部甲板上，和其他許多人一同仰觀空中的飛機。

「唉，祇要准我開炮，我也開了。」他在最初一架飛機被擊落水時，曾向右舷炮手說。這時候，他的機會來了。因為第一架是別人打下來的，自己沒有顯顯手段，這次可要緊緊抓住機會，一顯本領了。他用心開放，一炮，二炮，三炮，炮彈命中了敵機，終於將它擊

墜，落在水上，發出很大的聲音。

但是，戰鬥依然沒有完結。這次，又有二架轟炸機從南方向戰艦飛來。它們是從秋天傍晚的灰色朦朧的霧中突然出現的。高射炮和機關槍再吐出火焰，曳光彈向空中畫着弧線。轟炸機隆隆然速向上空逃避，沒入霧中。不久，又在距海面不高的地方出現，像怪鷲般掠下來。重高射炮奮起神威，轟隆轟隆兩三發，將一架飛機打中，不久它便化成一團火，落入水中。

在這海面和空中的混戰中，究竟擊墜了幾架，一時也辨不清楚。突然，又有一架飛臨艦首。

「要投炸彈啦！」飛行上尉對高射炮班長說。

「打它下來！」高射炮照準班的一個人叫道。

「當然！」

海軍上尉沈着地對高射炮班下射擊命令。

隆隆的引擎聲，震耳欲聾。英機用着眼也看不清似的速度，向戰艦撲來。艦上，防空炮火一齊活動。

「又是一架！」上面不知是誰在喊着。

「好，來吧！」機關槍班就用機關槍向它掃射。來襲的轟炸機於是浴着兩座最新式的機關槍的集中彈。距離很近，祇三百米光景，可是它似乎尙未受到損害。機關槍瘋狂地怒鳴着，簡直連槍身也快要炸裂了。

「啊唷，竟到眼前來啦！」機關槍手咬着牙，滿面油光。

一陣機關槍的狂吼。飛機的操縱席和左面的發動機受到彈丸。飛機像醉漢一般東歪西傾。

「操縱者被打倒了！」

飛行上尉向班長喊。

「更左，稍左！」

在隆隆的機聲中，挾着連珠般的高射機關槍聲。這時，第二顆曳光彈又命中了操縱席和發動機。飛機和戰艦相距已祇二百多米了。那時，飛機稍向下傾，同時有兩枚炸彈落在戰艦左舷側的水中，掀起很大的水柱。飛機在戰艦旁邊，發出垂死的哀鳴，機首向下，垂直墜落，瞬即沈入海內。

槍炮聲停止了，大家的臉上都含着滿意的微笑。

七 迎戰敵機建殊勳

但是，戰鬥並沒有告終哩！不，還祇剛剛開頭呢！被德國戰艦擊下的轟炸機，不過是英國機羣的一小部分。其餘的英機究竟躲在何處呢？逃走了嗎？不，他們決不會放棄攻擊計畫的。他們正在排齊隊形，向着目標繼續飛行。

現在，等待他們的德國防衛軍是小型的德國戰鬥機。

距離海岸不遠的沼澤地中，有一個德國戰鬥機隊的根據地。它的任務是防衛威廉港。飛機場上，排列着漂亮的威武的灰色戰鬥機，隨時可以起飛迎戰。

勤務剛剛終了，隊員們有的讀着書，有的玩着撲克，有的聽着無線電，各隨自己所好，休養疲勞的身體。

這時，突然傳來了空襲警報。

一個飛行將校正和一班兵士們談論英機來襲的事情，聽到警報，連忙將嘴裏的香煙丟在草中，拔脚便跑。隊員們也一個不剩地趕着他跑，像老母鷄看見老鷹般飛奔着，橫越曠場。刺耳的警報鈴聲，劃破了飛行場的寧靜空氣。戰鬥隊員紛紛跨上自己的坐機，引擎開始轉

動。叫喊聲、號令聲和飛機的吼聲混成一片。一分半鐘以後，最後一架飛機也離開地面了。全體飛機奮勇向灰色的秋空攀昇，兩三分鐘以後，它們已上昇到高空，變成難以辨識的小黑點了。

英機空襲的報告一到，大炮的聲音也同時在平坦的廣大的地面上震盪着。地上的工作人員拿着雙眼望遠鏡，望着遙遠的高空中的連翩銀翼。炮聲愈來愈烈了。起初還像夏日的遠雷，後來，它的聲音越來越近，隆隆然，連地也震動起來了。

「是在攻擊威廉港吧：畜生！今天是宣戰的第二日呀！」一個下士說。

在東弗里西安沼澤地方的防空司令部的堡壘中，天空發生了一些什麼事，雖然不能夠看見，可是，司令官卻可接到其經過的正確報告。因為此處是蒐集一切報告的場所呀！此處是德國沿岸防備的中樞呀！自從勃爾克姆發來敵機出現的最初的警報以來，陸續從各處接到種種報告，電話機的活躍簡直不曾停止過一秒鐘。

勃爾克姆發來的報告是今日的事件的開始，接着就傳來第二個報告。

「據房格羅格報告，敵機自東北出現。時刻下午五時五十五分。飛機現受我方防空炮火攻擊！」

其後，西立希方面的報告也來了。那地是艾弗爾蘭最北端的交通要衝。德國戰艦在那處擊墜了二架飛機。下午六時六分，不來梅港方面又有報告來了。據報告，英機更從南方出現，似欲飛向威廉港。隔了兩三秒鐘，不來梅港發來補充報告，聲稱英機已飛離原來路線，消失於天際了。之後不久，刻克斯港有報告來了。據稱先見四架，再來三架，一共七架轟炸機，正向易北河口而飛。於是，易北河口全區發出警報。

這時，司令官又收到一個報告：

「中校，高射炮擊墜轟炸機一架，威廉港軍艦也擊落一架。」

「什麼？在軍港上空？我們的戰鬥機到什麼地方去了？」

副官又把一枚報告紙放在桌上。

「中校，報告來了。我們的戰鬥機早已出發伺機進攻了。」

又有一個報告說，從北方更有三架轟炸機飛來了。

「那一定會成爲我方快速戰鬥機的犧牲的！」

「是呵。攻擊機隊一接到最初的警戒報告，便整隊出發，昇至必要的高度，等待英國轟炸機飛來。」上尉確信地說。

這個問題是沒有長久考慮的時間的，因爲新的報告已接二連三地紛紛傳來。

弗里西安羣島最東端的房格羅格島方面報告稱，敵機又出現了。下午六時三十四分，據報更有四架至六架的飛機出現，從東北越過西立希而來。

軍港化爲高射炮和高射機關槍集合發射的地點，戰鬥機像猛鷲一般向敵機進攻，到處展開空戰，演出戰鬥機和轟炸機死鬪的慘劇。西立希和那邊一帶的沿海地方的高射炮，一齊開炮向空中猛轟。

防空司令部內，大的地圖上面，畫滿了紅的藍的箭頭。不久，地圖上祇見紅藍線縱橫交錯，除出專門家以外，誰也看它不清弄它不懂了。中校站在那張地圖前面，搖着頭道：

「這次攻擊一點也沒有顯露明瞭的結果。在這種箭頭和時間的混雜中，一些也找不到明瞭的戰鬥報告哪！不過，戰鬥機是展開強力的攻擊了，軍艦也發出猛烈的炮火了。能够擊落幾架轟炸機呢？這倒是一個有趣的問題。今日，海軍高射炮用掉的炮彈大約很可觀吧。」

「中校，可惜我們是擔任警報工作的，祇好坐在這裏，不能親身到空中去打，這真是扼腕之至哩！」副官不勝惋惜地說。

「可是，總得有人幹這件工作呀！」中校聳聳肩。「各人是有各人的使命的。當然，我也想乘軍艦和參加高射炮隊的。誰喜歡坐在司令部裏呢？可是，各人任便各人的歡喜，那成什麼話呢？所以，……你說是不是？……喂，到這裏來，請你來聽聽關於我方戰鬥機活動的

「詳細報告。」

數秒中後，接通了戰鬥機隊的無線電報。

德國的戰鬥機是在何處呢？他們已遭遇英國的轟炸機了吧？不，還沒有這樣快哩！正在住民們躲入防空壕或什麼掩護物中去的時候，德國的快速戰鬥機隊分成兩隊，一隊向北，一隊朝東。向北的一隊已經看到了最初的防空炮火；向東方飛的還不會碰到什麼。

上空，在雲層下飛行的空軍人員，四處張望。「英機在何處呢？」這是一個問題。向東飛的一隊，俯瞰下方廣大的肥沃的平原，找不到轟炸機的影踪；再向那堆着黑色層雲的灰暗的北海上空，也看不見什麼。在這隊戰鬥機羣中，有一個努連堡地方的操縱士，他的年紀剛剛二十六歲。他所駕駛的一架戰鬥機屬於最後出發的一隊。他和另外兩架友機，成功一個品字形，迅速向前飛行。未幾，威廉港映入他的眼中。他望見港灣閃閃發光的水面、很大的造船廠、有綠色公園的都會、小的森林、鐵路軌道、造船廠的起重機、倉庫、高聳的建築物、近海的燈塔，碼頭前面的軍艦和輪船。須臾，都市和港灣都在飛機下方向後退去，綠色的岸也向後飛去，雅特河畔的房屋不久就被捨在遙遠的後方。

他們繼續如箭一般向雅特河下流飛行。大陸的耕地漸漸小為豆腐乾，廣闊的雅特河也漸

漸成爲細絲一般。在眼前展開的，是茫茫的大海，蒼蒼的天空。可是，在目力所及的範圍內，仍舊不見英機的影踪。怎麼樣啦？

「但願他們別走錯了路才好！」這個年輕的努連堡地方的下士默默祝禱着。今日他還是第一次上陣呢。

不久，高射炮聲蓋過了飛機的引擎聲。英國飛機正在歡迎的炮火中飛舞吧。他們趕緊向雅特河那方飛去，預備去援助地上的防空炮火。遙望那方，煙霧瀰漫，也看不清究竟有沒有敵機。高射炮濛濛的彈煙和曳光彈黃赤色的閃光，交織成一面高懸天際的繡幕。

終於看清英機的姿態。有一大羣哪！同時，也望見德國的軍艦，灰色的細長的艦身，碇泊在港中。從它的炮口，不斷飛出黃赤色的光芒，連續傳來炮彈的炸聲。努連堡的下士不禁想斯喀基爾拉克海戰的圖畫。那幅畫是掛在飛行隊營舍的牆壁上面的。現在，擺在他眼前的，不是一幅活動的圖畫嗎？煙，火，水，軍艦，吐着火炮！

「別卡斯惠靈吞？不列斯托爾勃倫哈姆？是英國最新型的飛機哪！來幹它一下吧。」他自言自語道。

有一隊敵機已被擊下，落在水上。它們是軍艦上的高射炮的犧牲品。另一隊英機似乎感知德國戰鬥機的襲擊，掉轉方向，想朝東面逃去。戰鬥機開始降下，畫着優美的弧線。

這時，在外海方面，突又出現大型轟炸機。德國戰鬥機隊於是改向新來的敵機迎去。下方，陸上和艦上都中止高射炮炮擊，爲的是怕妨害了己方飛機的攻擊。努連堡的下士一發覺自己的飛機和英機最近，就驕地向大轟炸機衝過去。

他對準了英機衝去。剎那間，他看見機翼上方漆着的紅圓圖。他將機關槍的子彈打入英機胴體內。英機也不甘示弱，馬上用猛烈的機關槍火回禮。

「曲飛！」下士自己命令自己。

呼的一聲，德機用閃電似的速度畫着弧線，避開英機的彈流。倏又飛翻到上面，第二次向英機俯衝下來。於是兩架飛機展開了賭生死的血鬪。漸漸，德機利用巧妙的飛行技術，將轉動稍欠靈活的英國大型轟炸機驅向低空。它們一邊鬪，一邊飛，一路向雅特河下流打過去，迴環着，飛翻着，終於出了廣大的河口。這時，英機開始吐出濛濛的黑煙。

「打中了吧！」努連堡的下士喊。

黑煙更濃，捲成了一根碩大無明的狐狸尾巴。轟炸機迅速向海面下墜。海上泛起了一陣水沫。

努連堡的下士看到敵機的最後結果，嘴角上不覺浮出一絲笑影。因爲這是他第一次上陣的收穫。可是，他無暇多多吟味自己的勝利，他知道在那方灰色的雲端裏還有更多的英機，

同時，指揮官也有命令傳來，於是他馬上掉轉機首，向西北方迎去，因為那方正有一隊英國轟炸機。它們是三架惠靈吞機。它們遠遠翱翔着，並不知道友機已在雅特河口捐生了。它們對於自己的命運如何，也一點都沒有把握。

「注意！德國戰鬥機！」轟炸機上的人喊道。

在這一瞬間，英國操縱士急忙扳起機首，在空中畫着幾乎是垂直的曲線，攀昇上空，想飛入層雲之中。另外兩架惠靈吞轟炸機這時已躲入雲中了。青年操縱士的悲壯的臉上，浮着微笑。這是競技運動呀！他將沈重的轟炸機忽左忽右地盤旋着，向上空攀昇。可惜，和雲堆還有相當的距離哩！

「媽的！」他咬着牙。發狂似拉着操縱桿。因為他已看清有三架德國戰鬥機緊緊跟着他。其中有一架特別近。

他踏開油門，發動機發出一陣狂叫，轟炸機用着最高的速度向上飛舞，想擺脫後面的獵狗。可是，沒有如願！

英機後部機關槍瘋狂似地怒吼起來了，德機已經追到一百米光景的距離了。

「該死東西！」操縱士簡直絕望了。他突然推動操縱桿，轟炸機陡然向下直降，像一塊從山頂落下的石子。一秒，二秒，三秒，他再拉平機首，後部機關槍又響起來了。德機還是

尾追不捨。

「完了！」他幾乎發狂了。他要脫出德機的追逐，他要跳出死神的掌握。他用出最後的力量。轟炸機又開始上昇了。德機仍舊緊追不捨。一百米，九十米，八十米，……兩機的距離越飛越近。轟炸機後部的機關槍吐出連珠似的彈丸。七十米，六十米，五十米……已經可以互相看清楚面目了。四十米，三十米……

轟炸機的操縱士開始失去內心的平靜，射擊也漸不正確。

拍，拍，拍！德機的機關槍吐火了。

轟炸機的後面，拖着黑色的煙尾。它的左翼完全損壞，冒出青焰。剎那間，火焰包裹了全機。後部機關槍員是一個英國空軍志願兵，他望見遙遠的那方躺着的刻克斯港，紫紅色的海潮，水平線上的火球似的夕陽。在他的腦中，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念，除出一首愛爾蘭的民謠。他握住了機關槍，緊緊的，扣住槍機，不停地射擊，一陣一陣的濃煙，幾乎使他窒息，可是他在失去知覺以前，始終不會放下機關槍。巨大的轟炸機像石塊般直墜，拖着一道墨黑的煙。灼熱的火舌舐着這個勇敢的機關槍手。他已盡了他的責任，用出他最後的一分量。

一團赤焰從五百米的空際落入海內。海面浮着一片揮發油，在斜陽下發出紅黃的閃光。

海潮拍岸，銀珠四濺，彷彿爲着長眠海底的健兒掬一把悲淚。海風掠過了這個英國飛行員們的墓場，嘯出一聲沈重的嘆息。

這樣，德國戰鬥機隊的青年下士又可向他的上峯報告當日第二次空戰的勝利了。

防空司令部內，又恢復了平靜。外面，戰鬥的噪音已停。在靜寂中，傳來了最後的報告。

「殘餘英國轟炸機業已向西北逃去。」

司令官殊爲滿足他聽聆着這個報告。

這樣，空襲的敵機是被擊退了。

司令官走到室外，登高遙望，環顧暮色蒼然的沼澤地帶，凝睇眺望威廉港那方，祇見軍艦和汽船靜靜地碇泊在碼頭附近。微風悄悄牽動着他的衣角。四周寂然無聲。路上，有幾個兵士匆匆走着。司令官含着滿意的微笑，不自覺地用手抹了一抹唇上的短髭。轉身走向司令部。

「幹得真不錯呀。暫時不會再來了吧。」司令官向挺立在風中的步哨說。

「中校，究竟打下了幾架？」年長的下士問。

「現在正在收集報告，大約是八架到十架吧。」

中校司令官走回司令室，再想了一回這次擊退空襲的經過情形。這一天便是一九三九年九月四日。

八 特種戰鬥員——隨軍記者

明亮的十一月的太陽，從西方湧上來的黑雲間，透出一線強烈的光芒。冬季的暴風，挾着一股什麼東西也不能攔阻它的勁道，從海洋方面括到陸地上。在德國西北的地帶，既沒有一座山，也沒有一個谷，祇有灰色的沼澤，它們雖沒有力量阻擋海風，卻也不失為自然的防線，足以阻攔任何侵入者的前進。

德國的西部防線，到德荷接境處告終，在那邊，祇有鐵絲網和塹壕，此外什麼都沒有。遙望那方，盡目力所及，祇見掩着枯草的沼地，綿延着，伸展着，不知有幾千分里廣闊。其間，有一塊突起的平地，靜靜地荒涼地躺在中間。在遙遠的地平線上，有一家農舍，彎曲的煙囪冒出一縷淡薄的炊煙，被強烈的海風吹散。空氣中混着原野的氣味。景物是寧靜的，和平的。在德國西部邊疆的一隅，似乎已被戰神遺忘。德法兩軍對峙的戰線，遠在南方，海風

雖然強烈，可也不能將遙遠的南方的火藥味帶到這裏來。在這塊荒涼的地帶，自從開戰以來，不過偶然有隻把法國偵察機光臨上空而已。

通過這個地帶的一條鄉村道路上，這時正有一輛德國國防軍的無蓬汽車向北方角隅上的港市駛去。強有力的海風頂着汽車，彷彿要將它吹出路外。但是汽車的駕駛者卻巧妙地利用着風力，使汽車開得更快一些。風括得越起勁了，毫不寬恕地衝擊着車上的兩個人。他們豎起了外套的領，將頭縮在裏面，藉此減少一點寒氣。

這是兩個穿着青綠色制服的水兵，他們被任命為戰線通信兵，現在正駕着汽車歸返自己的隊伍。他們本來是老同學，在這次戰爭中，湊巧又碰頭在一處。年紀稍長一點的弗力茲·勃命寧是一個新聞記者，這次被征入伍，擔任戰地新聞報道祖國的任務。漢茲·馬爾汀斯則是一個攝影師。他的肥胖的滿月似的臉龐，老是天真地不使人討厭。配上兩隻小眼睛，滴溜溜的四轉，正如照相機的鏡頭，什麼也逃不過他的注意。他常是快活的，朗爽的，任是怎樣的事，也不能使他失去愉快。單祇這一點，他就有充分的當水兵的資格了。他曾在非洲居過幾時，研究非洲土人的生活，拍了不少照片。其後，他回到歐洲，在奧國事件和蘇台登事件時，負着報道的任務而從軍。

在這一回的戰爭，他和弗力茲·勃命寧重溫他們的舊情誼，因為戰爭給他們不少機會，

讓他們從事共同的任務，進行共同的活動，蹈履共同的危險，做他們兩人都歡喜做的事情。今日，他們已幹畢其事，一同歸隊去。弗力茲·勃侖寧的記事，要送到今晚德國全部報紙上去發表；漢茲·馬爾汀斯的照片，則將插入這次的新聞週刊上去。他們的任務完成後，德國的民衆們就可用眼睛從照片、文章、電影上得知他們二人所經歷的事情。同時，他們也可滿有信心地報告等待他們歸去的隊長。

漢茲·馬爾汀斯在此處加快汽車的速度，飛也似地駛着。先前映入眼簾的是深海的暗灰色，現在則變成了一望無涯的沼澤的深綠色。沿途時時可以看到風車，展着巨靈掌似的翼，恰如蹣跚的怪物，難怪魔俠唐吉訶德先生要當它是危害生靈的妖怪了。漸漸，路上熱鬧起來了。他們的汽車達到不知幾輛裝着重荷的卡車，有時也趕過幾輛笨重的運貨汽車。這些卡車上，多半漆着德國海軍的標幟。

忽然，在他們的近邊，看到了塔一般向天突出的炮身。坐在漢茲·馬爾汀斯旁邊的弗力茲·勃侖寧轉身向這個圓臉的駕駛者道：

「漢茲，那是警備沿岸的炮兵隊哩。你入營不久，大約還不知道吧，此地是第二條西部防線呢！我們現在可以見到西部防線的真正的終點。再隔不到半小時，我們就要突入第二條西部防線了。那就是海的防線，就是對付英國的防線。此處已是對英前線了。此地駐有重炮

隊和超重炮隊，保護沿岸，防備任何攻擊，任何炮擊，或任何登陸的企圖。我們有許多重高射炮，許多三·七生的高射炮和二生的高射炮，它們的烏黑的炮身，真够得上說一聲聳立如林哩！此外，此外，還有許多飛機、格納庫，以及飛行員的營舍。我們的偵察機和水上飛機，從此地可以立刻飛到英國。幾個禮拜以前，我們的機羣就已連續攻擊敵人。可是，英國的飛機，一渡過海，就受到我國戰鬥機和高射炮火的壓迫。我們的海軍……」

汽車已駛入港市，他們的目的地到了。這當兒，正有一架德國偵察機出發去偵察，在市上盤旋了兩三轉，隆隆的機聲充滿了上空。在潛水艇根據地的港內，並列着灰色的小巧的潛水艇。其中一艘還是剛在這日上午入港的。它的司令塔上，掛着表示商船擊沈數的七面白旗，在風中驕傲地飄揚。另一方面，靠岸碇泊着驅逐艦，顯然也是剛剛從海外駛歸，因為尚遺留着洋面大浪拍擊的痕跡。吐着黑煙的水雷搜索艇，正開進水閘。它們已從事了幾日辛苦的工作，或在德國水雷網中開闢安全的航路，除去浮游水雷的危險，或作巡邏艇，游弋海上，探查英國有沒有在德國領海內敷設水雷。它們在此處休息兩三日之後，仍要開到海外去工作。

在遙遠的水平線那方，可以望到德國戰鬥艦、裝甲巡洋艦和小巡洋艦等正向暮色蒼然的海上駛去。它們是擔任警戒工作的德國艦隊。

「這次的英國進攻將在那一日呢？」

弗力茲對他的朋友講。他們二人事前一點不曾料到他們也會捲入這個大旋渦的。

汽車陡然煞住，停在司令部前面。他們快步走上階級，跑到隊長的房間前，脫帽立正。

「報告隊長，任務已經完了。」

隊長向着寫字檯，挺直魁梧的身材，十足道地是一個軍人。一對炯炯的瞳子，威稜逼人。他向部下和靄地撫慰道：

「辛苦了！請把記事拍電出去。馬爾汀斯君請換一隻相機，然後到××港，明朝搭趁驅逐艦××號。」

於是，隊長轉身向弗力茲·勃命寧說：

「請你馬上出發。車在下面。港中領港船已在等你。其他事情，到那邊再告訴你。好好去航海一趟，再健健康康的回到這裏來！」

他們退了下去；兩人手中都拿着命令書。

「喂，漢茲，再見！」

「再見！」

漢茲·馬爾汀斯看弗力茲走下階級，跳上等着他的車。

風已停止，港內的水面，平靜如鏡，反映着夕照，彷彿一塊紅錦。夜色徐徐四合，澄清高朗的蒼空，預告未來的是一個星月夜。港面更靜。領港船的輪機，發出有規則的音調，向北前進。奔，奔，奔……船忠實地駛行。它本是一隻很好的漁船，由於這次戰爭的爆發，它才捨棄原來的職務，負起新的使命。奔，奔，奔……市上的嘈雜聲漸漸消失在後方。

弗力茲·勃侖寧站在船尾上，有趣地眺望港市上空浮着的防空用閉塞氣球。房屋在灰暗的天際模糊畫出輪廓。不見一星燈火。從遙遠的他方，隱約傳來了大造船廠的鎚聲。在那裏，德國的工人正不分晝夜地趕造軍艦。

水平線上，湧起了一輪很大的滿月。明星閃閃發光，彷彿是她的忠實的從者。這一個晚上，景色的優美，正如童話中的神國仙鄉。弗力茲·勃侖寧不覺浸入深思中，俯首凝視水上。海水分向左右，擊拍船側，發出輕輕的單調的聲音，化成無數閃爍的水沫，向後流去，消失於廣闊的陰暗的大海。船彷彿在銀河上駛着一般。

海岸越退越遠，不久，終於完全消失在昏暗中。微黃的月光下，現出一隻灰色的軍艦的巨形。領港船駛近軍艦，橫傍舷側。艦上丟下繩梯。弗力茲·勃侖寧一手提着船員囊，一手握着繩梯，背上負着一架打字機，攀登軍艦。放步哨的水兵走來迎接他。一個傳令兵陪着弗力茲·勃侖寧到上級將校的地方去。

「茲命新聞通信員弗力茲·勃倫寧搭乘××艦，即予招待。」上級將校拆開弗力茲·勃倫寧交上的公文，詳審命令。

「辛苦了。沒有錯。明日請你安置在見習士官室內。其餘以後再說。」

弗力茲·勃倫寧告別出來後，走向見習士官室，住在那裏的士官們，看到了他，都親熱地和他寒暄。由於他們大家善意的幫助，他的吊床不久就安排好了。

弗力茲·勃倫寧因為尙未習慣水上生活，所以還不能泰然自若地在夜間跑到甲板上去。可是，他也曾走到船尾樓和廣闊的後甲板上去，再側耳傾聽一次晚上的海的奇妙的聲音。不過，那個時候，他的心臟跳動得非常厲害，好像一個拳頭不停地在他胸腔內槌擊一般。他感到十分愉快，因為將可經歷以前所未經歷過的種種事情，由此可以更充實自己的生命。

當弗力茲·勃倫寧乘着領港船向他的目的地駛去時，漢茲·馬爾汀斯則驅車向××軍港前進，至第二日下午，始登××驅逐艦。艦上的水兵們，對於這個新聞週刊的攝影員，由衷地歡迎着。但上級將校並沒有像水兵那樣歡迎，因為驅逐艦上地位不多，再搭載額外的人員，實在為難。何況漢茲·馬爾汀斯又攜帶着笨重的照相機，這尤其使他們感到意外的困難。可是，一切事情後來終於安排妥當。晚上，馬爾汀斯拖着長途跋涉累乏了的身子，走入

自己的寢室。艦身輕輕動盪，有好幾次使他從朦朧的淺睡中驚寤。

「啊呀，已出港了嗎？」一次較大的搖動，終於使馬爾汀斯完全失卻睡意，一骨碌坐了起來，踉蹌地走上甲板。

驅逐艦慢慢向近處的閘門出動。四周漆黑，厚雲遮沒了星月，一些微光也沒有，真是伸手不見五指。馬爾汀斯在黑暗中摸索着，幾次險被腳下的東西絆倒，好容易摸到艦橋上。艦長披着斗篷，站在那裏指揮出港操作。

驅逐艦徐徐蠕動，行入閘門中。在昏闇中，傳來高聲講話的聲音。昏黃的小手提燈光，在堤上輓動，有時更可看到手電筒的光芒。閘上充滿水；閘門向着海洋。擴聲器傳來了水閘監視兵的警告聲：

「注意！注意！右前方泊有大汽船。」

「多謝！」

驅逐艦開始用一半的速度前進。漆黑之中，什麼也看不見。由艦身的輕微動搖，以及艦側的水聲，馬爾汀斯才知道驅逐艦是在駛行中。這時，黑暗中透出一隻汽船的錨燈。啊，它就是剛才監視兵所通知的汽船呀！

那末，那又是什麼呢？在那邊動的不是一盞紅燈嗎？是航行中的輪船的左舷燈哩。它不

是漸漸行近了嗎？

艦長凝視着前方。

「探照燈，右舷！」

號令聲掠過了晚空。一瞬間，強烈的探照燈光照明了從泊着的汽船的龐大身軀。這當兒，在那艘汽船和驅逐艦之間，正有一隻漁船朝驅逐艦對頭駛來。

「全速後退！」

艦長在這一剎那中知道危險已在眼前，即刻下令倒退。可是，驅逐艦能否及時後退，以免肇禍呢？

驅逐艦的前進是停止了，但是，兩隻船的距離是更加接近了。黑暗裏，從艦首傳來了大聲的喊叫：

「後三十米……後二十米……後十米……」

那時，驅逐艦已開始後退。速度漸增，水沫向艦首流去。同時，漁船也改變航行方向。「正好……說得正好！」那方傳來了漁船船長的喊聲。

幸虧這種敏捷果斷的處置，一樁可能的慘禍終於避免掉。

漫長的秋夜漸漸褪色，早晨又來了。這時，龐大的戰艦等已呈現在眼前。驅逐艦於是

在旁邊掛鉤，等待未來的工作。

在××艦上，全體人員都懷着焦急的期待，好像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在軍艦和海岸之間，擔任連絡的船隻今日已經不知道來回幾趟了。忽然，一隻煤水船從霧中出現，向軍艦這方面駛近。

「啊，終於有什麼事情了！」

站在弗力茲·勃侖寧旁邊的一個水兵說。

「怎麼？」

「煤水船上載着司令官的幕僚，它橫靠過來的時候，總是將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

弗力茲·勃侖寧有趣地望着那艘船橫挨過來。未幾，它已傍靠在軍艦的側面。船和艦之間，凌空駕起了一條橋。從船上搬來許多船員袋、行李、打字機和公文箱。並且還有許多司令部的官佐和水兵。

艦的鍋爐全部升火，濃煙不斷從煙囪口噴出。

弗力茲·勃侖寧走到艦橋上，向艦長要求隨時准他逗留在甲板上，以便完成任務。對於他的這個要求，艦長當然立刻答允。

太陽高高懸在天空中，一平如鏡的海面，閃閃反射着耀眼的光芒。水平線上，不見一片雲。老天爺似乎也在幫助他們工作。十一月的這一天，確實是一個晴朗的日子。

勃命寧環顧四周，映入他的眼底的，是雄壯的光景。驅逐艦已在夜中集合此處，碇泊在這艘大艦的周圍。德國艦隊的一部分，已於一夜之中集合此地了。驅逐艦的漂亮而敏捷的軀體，躺在太陽光下，青灰光亮的色澤，非常悅目。在它們之間，也有小艇來往不絕。

忽然，從海的那方，出現一隻巡邏艇，向這邊緩緩駛近，終於掠過近旁，向附近的港口航去。水兵們互相作色。從艦上用雙眼望遠鏡眺矚，可以明白看清在海上生活了數日的兵士們臉上毛毯毯的鬚髯。

在艦羣中，突然現出一艘美麗的白色小摩托艇，飛也似地接近勃命寧所乘的軍艦。原來是司令官到他的旗艦上來了。號兵吹奏軍樂。艦上的人員列隊甲板上，以立正的姿勢行注目禮。司令官在未登繩梯以前，輕輕點首。司令官和參謀長受到全體的敬禮，也舉起手來答禮，隨即步入艙中。

勃命寧站在遠處觀望。他的前面恰巧有兩個水兵。

「我說，是不是？總有什麼事情了！司令官從來不輕舉妄動的，他親自登艦，一定是有

什麼了不得的事了。」他們猜想着以後的種種。

「起錨！」

嘩啦嘩啦地，沈重的鐵錨離開了水面。爲了出港迅速起見，曳船在重大的軍艦前面拖曳。

艦首湧起了白波，巨艦緩緩前進。海岸線逐漸消失。驅逐艦也開始前進，常在戰艦的周圍曲折駛行，以防潛水艇的襲擊。

勃命寧一心眺望着這種不平常的光景，他的雙眼望遠鏡簡直沒有一刻離開眼前。一隻驅逐艦迅速駛過旁邊。它的小而優美的艦體，分開大浪，在太陽的光線中輝耀着線光，艦尾翻騰着重重的白波。

這時，一個傳令兵向弗力茲·勃命寧這邊走來。

「請立刻到司令官那裏去一趟。」

九 救援敵艦的遭難者

勃命寧握着鉛筆，站在船主室內。司令官對着傳聲器，向全艦人員訓話：

「我們現在正向英國進兵。在航海中，亟須緊張。各人務必應用所有經驗，各盡全力，履行自己的義務。掌舵兵的任務尤其重大，蓋此次作戰必須用高迅速航行。電信兵和報道員，其任務也同樣重大。高射炮員則須儘速殲滅空襲的敵機。最後，希望重炮員在這次戰中也克盡厥職！我們海軍的特質和勇敢，即在於各人常常完全遂行任務。我相信大家都能各盡其能，必能完成任務，不先為德國海軍的模範！」

司令官的聲音停止了。全體恭聆訓話的兵士官佐，知道他們是出發上陣了。他們都異常奮昂，決心奉獻一切給祖國。同時，他們也願意爲了站在艦橋上親自指揮艦隊的司令，不辭水火。

司令官的臉，飽經風霜；挺直的鼻樑，十分威武。他的一雙黑褐色的眼，炯炯有光，彷彿可以洞澈人的肺腑。可是在它背後，卻潛藏着顯示長年修養而得的溫和的和藹笑容。他講話的時候，聲調中也充滿了溫和。在他軍人的嚴格性的背後，正藏着內心的善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他是一個有名的潛水艇艇長。

勃倫寧站在司令旁邊，手中是一本記事冊和一枝鉛筆。司令官不大喜歡談到他所負的使命和任務，祇是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或者回答幾句勃倫寧提出的詢問。

「在這艦上，大家都在所能想到的最少的空間營共同生活。他們不獨共同生活，並且甚

同活動，共同作戰，在必要的時候，甚至一同捐軀！這祇有根據鐵一般的規律和火一般的友誼方才可能。艦一出港，我們便不會空耗一分一秒，不論是星期或平日，不論是白晝或黑夜，繼續工作活動，為國家為元首奉獻身體和性命。」

艦隊更向北方前進。這時，在左面前方，現出兩三隻軍艦的桅桿，接着煙囪也看見了。勃侖寧拿起望遠鏡一看，原來都是德國的軍艦，它們是奉令在此處會齊本隊的。

未幾，灰白色的黑爾郭蘭島浮現於前方。這個多岩的島嶼，浮峙於廣闊的海上，正是屏障德國西北的要塞。艦隊繼續破浪前進，這個島嶼不久就消失於水平線下。艦隊和本國已隔絕了，單獨向北海挺進。

輕風陡起，視界像玻璃一般透明。

突然，先行的軍艦放出了照明信號。是空襲警報！

「空襲警報！」

剎那間，炮手便各就炮位。剛望到左舷遙遠的天際出現一架飛機，不料瞬已飛臨近處。水兵們嚥了一口唾液。

這架飛機是偵察着北海北部的德國偵察機。前途大約無礙吧。勃侖寧胸中充滿了說不出

的感懷。

德國艦隊駛離根據地已經數日了。繼續向英國方面突進。

白日過去，又是黃昏。夜神的黑翼漸漸遮住大海。可是從北海駛入大西洋的德國艦隊，至今尚未碰到英國的飛機或船舶。天氣依然很冷。強風嗚嗚地吹着。拍着舷側的波浪，已不是北海的波濤，而是北大西洋的駭浪，雖然是巨大的艦艦，此時也不禁前後左右地簸動起來。

這天夜裏，弗力茲·勃侖寧簡直不能入眠。北大西洋的這一晚，使人感到有些異樣。星光也好像比平常蒼白。黑雲不絕推上水平線。空中有什麼東西高鳴哩！仰天一望，原來是海鷗在艦上翱翔，彷彿歡迎的飛機。北大西洋的鷗，身材比北海的鷗小巧。它們飛翔得那麼輕飄，簡直不會振一下羽翼。他們繼續作歡迎的飛行，一圈又一圈地在空中盤旋，打破了大洋上的單調和岑寂。不少人站在艦橋上眺望它們的飛舞。

寒氣更加凜冽。德艦已遠遠駛入北方。弗力茲·勃侖寧想走入船主室中去取暖，不料碰到了艦長和上級將校。

「噢，他們難道不睡的？」勃侖寧不覺有些詫異。

其實呢，難怪勃倫寧要驚嘆，因為他們和司令官一樣，不分晝夜，在艦橋上一小時兩小時地站着。假使不在艦橋上面，那末一定是在艦長室內，或則俯身於海圖上，商量計劃；或則拍電報，聽報告，發命令，沒有片刻空暇。他們的部下，在這戰鬥航海中，也同樣處於不絕的緊張狀態中。他們各在自己的戰鬥部位旁掛起吊床，隨時都可準備戰鬥。

「左舷前方看見燈光！」守望者向艦長室報告。

艦長走上艦橋，用雙眼望遠鏡察看前方。在遙遠的水平線上，看到淡淡的燈光，不到數秒鐘就消失了。一定是燈塔吧。

軍艦繼續向北方前進。天氣變了。太陽也沒有，月亮也沒有。軍艦在海上巡弋着，依然望不見敵國船舶的影踪。時間一分一分一日一日過去，未免令人有些失望了。難道這次航海就不能碰到一隻英國船嗎？一炮都不放！

白晝快要過去，太陽射出鮮紅的餘光，開始向雲背後沈下去。天空染着明豔的胭脂。海面塗上一層極北特有的赤色。風越括越大。大浪捲起了白沫。

「右舷三十度前方，有煙！」

將望遠鏡架在眼前。果然，在前方遼遠的水平線上，湧起一團厚煙，被大風一吹，像霧一般消散。

「向有煙的方向前進！」司令官從艦橋上發下命令。

德艦改取新的方向，朝有煙的那方前進。

勃倫寧站在艦橋上，屏息凝神地觀察行將發生的事故。煙漸漸小了，徐徐向水平線的那方消失。

「嗨，不要逃哪！」……引擎間內，輪軸加速轉動。軍艦的速力陡增，艦首掀起高高的白浪，逐漸駛近。不久，桅桿的尖端透出水平線上。它是一艘輪船。那隻船似乎正想逃走；它一定知道敵艦在追跡它了，因為它正用全速力疾駛。

德艦的速度較快，向東迫近那隻船的背後。

漸漸，那隻水平線上的船影大起來了。須臾，一隻有兩個煙囪的大輪船很清楚地呈露在水面上。它顯然是一艘大的武裝商船。那邊雖然已經暮色蒼然，可是，船的輪廓依然線條清晰地現在水平線上。

「注意！」

警報鈴響遍全艦。立刻，一切準備都已舒齊，可以和不論什麼敵人對仗了。炮手站在炮後，照準機對着敵船。測距員不斷報告着距離，照準機也切實對準目標。

「警告射擊！」

轟隆一聲，最初的榴彈衝出炮口，向那隻輪船飛去。船的近旁，立即湧起了一股水柱。可是，它不但不停止前進，並且還從它的甲板上轟然吐出血紅的火焰，冒出一股黑煙，同時，一顆炮彈越過艦上，落在遠遠的後方，激起了很高的水柱。

「好像伙！竟敢回擊嗎！」

艦長馬上從艦橋走入裝甲堅固的艦長室，以便在猛烈的敵彈下自由指揮艦的行動。弗力茲·勃侖寧站在他旁邊，用望遠鏡觀察戰事，一切景象都可收入眼底。

在他的雙眼望遠鏡中，突然映入明亮的火光。數秒鐘間，什麼也看不見。接着濛濛的黑煙繼續上冒。巨大的炸裂聲震動了艦長室。原來德艦已用主炮回答敵船的炮擊了。勃侖寧看見在那隻輪船的近旁掀起了很高的水柱。軍艦在第一次的排炮以後，接着又一連放了幾次排炮。可是，那隻武裝商船也不肯示弱，繼續奮力發炮自衛。

德艦的高射炮班在高處緊張地眺望戰鬥情形。突然，一顆炮彈向艦中央部分飛來，他們不自覺地將頭一縮，敵船的榴彈飛越他們上空，落在艦後遙遠的海面。同時，那艘船上也發出巨大的爆發聲。

雙方的距離更加近了。弗力茲·勃侖寧興奮地用望遠鏡窺望着。

「啊，後部桅桿周邊不是冒出火焰了嗎？還有，那邊也……」

那隻武裝商船已被煙火所籠罩。火焰完全包裹了中央部和後部。

「中止攻擊！」司令官立即下令。

大炮歸於沈默。艦長推開了艦長室沈重的裝甲的門。火藥煙的厚幕猶包圍着艦的四周。那隻武裝商船上，升起一大朵一大朵的黑雲，簡直將天也遮沒了。戰鬥是終止了。那隻船也被擊燬了。

救助作業馬上開始。軍艦慢慢駛近那隻還在焚燒中的船。途中，艦的推進機關停止活動。因爲那艘汽船連續爆發不絕，碎片四散，救助的小艇此時還不能夠駛近它，所以德艦祇好停在中途，看它燃燒着，不能放下一隻救生艇。

巨大的船體全被火焰所吞，它的舵已失去效用，船身不住在波上動幌。船上，像放焰火一般，噴出火花，血紅的火光，照明黃昏的天空。劈拍！砰碰！唏哩！嘩啦！爆竹似的炸裂聲響若連珠。火已延及船的彈藥庫，爆發越烈，火光燭天，望過去好像是一座火焰山。炸裂的聲音愈大。終於轟然一聲，火星和濃煙直噴到半空，巨大的船體被炸去了上半截，剩下的還不住冒着煙，不過火勢卻小了。

弗力茲·勃侖寧站在艦橋上，眼望着這幕驚心觸目的慘劇，心中萬感交集，也說不出是

喜是悲，是同情是憤恨。

夜不知在什麼時候已偷偷來到海上。剛才的滿天紅光，這時候時烏有。在黑暗的海面上，信號燈閃閃地在這邊那邊發光。原來是那艘船上的殘生者在發出求救的信號。他們祇是很少數的幾個人，因為艦爆得太快，大部分的人未能及時逃出。有許多船員在最初的炸裂中就已喪失了生命。僥倖登艇的一部分人，現在除出求救之外，也沒有別的生路了。

巨艦在汹涌澎湃的海上不住簸動。甲板上，水兵們在小心搜索海面的信號燈光。

「探照燈！探照燈！」號令聲劃破了晚空。

剎那間，探照燈白色的強光穿透黑暗，向海面漂流的小艇指示德艦的位置。

距艦約三百米的海上，一隻滿載遭難者的小艇正在和汹涌澎湃的大海奮鬥。他們好不容易逃出了火窟，現在卻須盡力掙扎，以免溺死了。一陣一陣的大浪，猛烈地向小艇撲來，像餓狼一般，想把艇上的人吞噬下去。小艇在山一般的波濤中，忽昇忽降。艇上的人爲了保全自己的生命，盡力划着槳，在怒濤中掙扎。終於一尺一尺地接近巨艦。

這時，艦上已完成一切救助準備。水兵們早已將繩梯和繩索等準備好。小艇已慢慢划近到可以互相呼答的距離了。弗力茲·勃倫寧也從旁協助，做些能够做的事。喊叫的聲音從海上一陣陣傳來。求救聲、號令聲、祈禱聲、呪咀聲，混成一片。

第一隻小艇一縷一縷地划近，不久已到可以和艦連絡的場所。艦上的水兵用力丟出一根細繩給小艇上的人。遭難者們用力拉住這根細繩，一把一把地拉，將結在細繩末端的粗索拉到手中，把它縛牢在自己的小艇上。於是德國水兵們在艦上合力把那隻小艇拖近巨艦舷側。在這樣的昏黑中，在如此的大風下，這是非常危險的事。小艇在汹涌起伏的波浪上，忽沈忽浮，倏上倏下，祇要一個不小心，便會覆沒。萬一撞在巨艦的鐵腹上，更有化成碎片的可能。小艇和巨艦的距離越近，危險也越大。最後，小艇上的一個人抓住了艦側的繩梯。這真是和死神奮鬥的悲慘掙扎！當他剛要抓住繩梯的時候，突然一個巨浪，倏的高高抬起了小艇，瞬又捲了過去，讓小艇憑空墜下。在這最後的一分一吋間，就是決定生死的關頭。勃倫寧握着一把冷汗，爲艇上的人擔心。幸而那個人死抓住繩梯的一端不放，總算讓艇上的人員全體攀登繩梯，一步一步困難地往上爬，他們都已划得筋疲力乏，如果最後沒有德國水兵的援手，準會爬不到艦上的。他們總算在萬死中求得一生，全體被收容艦上。小艇中一個人也沒有溺死，這真是一個奇蹟！

第二隻小艇也慢慢划近，它的經過也和第一隻小艇相彷彿，祇是它和德艦的距離更比第一隻小艇遙遠而已。

噢，奇了！它爲什麼如此慢？是不是想引一隻英國潛水艇來襲擊德艦嗎？……

等到小艇划得更近時，它爲什麼這樣慢的理由是明白了，原來在艇上划槳的人，簡直不到應有人數的一半。還有一大半已被波浪捲去了。

然而，那又是什麼呢？那邊不是有一個人游泳過來嗎？弗力茲·勃侖寧對於這個人如何能够這樣快游到艦旁，實在沒法知道。不過，既然能够泗水到繩梯附近，總是一件佳事。他的性命總該得救了。

「喂，喂，來救你了！」勃侖寧大聲喊道。

可是，那個海中的人並不抓住繩梯。而且，也不回答。祇是默默地浮沈於波濤間。這不免使勃侖寧詫異起來了。他俯身凝視，靠着大西洋晚空的些微星光，勃侖寧認清了波浪中的那張蒼白的臉孔，它是僵硬了的，沒有一些表情。

「啊呀，原來是死的！」勃侖寧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這是他在這次戰爭中第一回看到的死屍！

「噢，那邊又有一個人游過來了！不要又是死屍吧！……啊呀，不是的！」原來那是一塊救生艇的碎片。它從船上放下水去的時候，便被浪頭所擊，和船舷相碰，撞成碎片。

艦上的探照燈再開始活躍，向那艘餘燼未熄的輪船照着，照亮了破殘不堪的船身。瞬息，探照燈光移向橫側，繼續朝那面掃射，搜索着有沒有在海上漂流待救的小艇。可是，

什麼也沒有。隔了一回兒，探照燈又向黑暗中照去，依然什麼也沒有。十五分鐘以後，探照燈又吐出強光，掃掠海面，一米一米地向洶湧的海上搜索，再照到那隻船上去。這時它已快要燒完了，大約不久就會沈入海底。強烈光芒又移向船那方的遙遠的黑暗處，仍舊不見什麼。大概海上已沒有生人殘留着了。在那艘武裝商船全體三百五十名船員中，祇有三十六個人從水深火熱中逃了出來，其餘的都已喪失了生命。

救助作業已畢。巨艦開始用緩慢的速度航行。當德艦駛返故國時，那艘武裝商船猶未沈沒，在水平線上和篝火一般發出熊熊的火光。

這就是守望冰島洋面航路而駛離格拉斯哥港的英國武裝商船拉華爾平第號的最後一段經過。

一〇 佔領海拉的一個特寫鏡頭

「媽的，不生眼睛麼？」兵曹將他那隻被硬底水兵靴踏痛了的足縮了回來。向船尾匆匆走着的那個人，聽到他的罵聲，不覺吃了一驚，連忙向他謝罪。

「唔，不要緊！」兵曹苦笑着答道。

在這樣漆黑的夜裏，誰也看不清呀。尤其在這種地方狹窄的水雷艇上，一到夜晚，決不能自由暢氣地大踏步走，像在華麗的郵船甲板上一樣。

兵曹無聲地笑着。他並不是一個天生的空想家樂天者，不過，他深深愛着大海，大海的風，以及這隻漂亮的水雷搜索艇。平常，假使不是值班的話，他總是安安心心地睡覺的，但是今日他卻不能睡熟了，因為現在是打仗的時候。從海戰的第一日以來，他的水雷搜索艇隊就在寂寞的東海上海弋。他所乘的這隻水雷搜索艇，過去曾用深水炸彈擊沈了波蘭的潛水艇。他回想到那個時候的光景，不禁愛撫地摸索着放在最近的深水炸彈。——那個時候，他忽然聽到甲板上警報鈴聲狂鳴，他知道是潛艇警報，便和戰友們從狹門中走出，跑到不知來回了幾千百次的通路上。那時，他全身的血液都沸騰起來了。

「準備深水炸彈！」準備的號令一下，一切舒齊。

在萬分緊張中，從發下準備的號令時起，等到長官的發射號令下來時，他感到時間過去得特別慢。發射的命令終於來了。於是地獄似的場面即刻呈現眼前。深水炸彈一個一個向海裏丟下去，震耳的爆發聲連續傳來，水面湧起許多水柱。氣泡從海底翻到海上，隔了二、三秒以後，油點擴散於水面，潛水艇是擊沈了。——這一幕光景，是他忘也忘不掉的。

使他從回憶中驚醒過來的，就是發現了水雷。直到現在為止，他和他的戰友，已經搜出

了二、三十個可怕的東西，除去航路上的危險。

呼呼地拂着的風聲中，他聽到輕輕的金屬性的音樂。

「卡爾嗎？」

「是呀。你在那邊找什麼？」

「和你一樣。」

「今夜大約什麼都不會有呢。海拉的波蘭兵想做些什麼呢？」

「如果想逃走的話，這樣的天氣不是頂好嗎？」

事實上，少數波蘭將校的確企圖乘着黑夜溜出海拉，以期脫出德國陸海軍的包圍。可是，水雷搜索艇上的人，誰都料到他們會有這一著的。

海上漸漸有點將起暴風雨的模樣。烏雲連綿推上來，在雲的缺口上，月兒透出朦朧的光，照在澎湃的海上。艦橋上裹着厚外套的人們，正在盡他們責任重大的任務。許多銳利的眼，一瞬也不瞬地偵察着洶湧的水面。大浪撲過了艇首，甲板上海水四流。

「右舷前方，黑點！」艦橋上突然叫起來。

雙眼望遠鏡一齊向前方。剎那間，警報傳遍各部分。甲板下鈴聲大作。航行的速度既然增加。戴着戰鬪帽的水兵，早就配置於機關槍座，準備射擊。

「一定不是潛水艇。」艇長用精巧的望遠鏡凝視着。果然，他的話是證實了。從高處傳來了一聲喊：

「前方有兩隻漁船！」

「漁船？它們想幹什麼？這裏又不是漁場，而且，現在不是黑夜嗎？」

水雷搜索艇全速破浪疾駛。艇橋上已緊張到萬分了。

機關槍班準備開槍。艇橋上已可明白望見那兩隻漁船了。距離刻刻接近。在月光中，兩隻船的輪廓已經非常清晰。艇上的人都張大了眼。然而兩方的距離還是太遠。漁船在顫簸着。水雷搜索艇發出了暗號信號，可是，一點沒有反應。

「事態尚未明白哩。」

艇長雖然將口湊在傳話筒上，卻未發聲，心中暗暗忖着，因為艇和船的距離仍舊太遠。

火星從水雷搜索艇的煙囪中冒出來，在未落到水上以前便被風吹散了。這當兒，追蹤者和被追蹤者之間的距離，漸漸近了短了。

「立刻停船！」艇長的聲音蓋過了引擎的聲音和風聲。對方是應該聽到了的。

但是，漁船依然用同樣的速度朝同樣的方向航行。

「前面船尾上不是有人嗎？」

艇長應着一個士官的問語，拿起望遠鏡。

「他們還想躲着我們哩！連香煙火也藏起來啦！」

「是呀，藏在波蘭軍官帽內。」少尉說。

「他們倘若佯作不聽見的話……」

「槍桿前，放！」

達、達、達、達……曳光彈的紅色火線向前方那隻落在後面的漁船上流去，越過奔逃的船，落在它前面的水中。

「哈哈，瞄得準哦！」機關槍班的一個班員誇耀着自己的射擊準確似地笑道。

漁船似乎覺悟已經無從逃跑了，兩隻船同時停下來。水雷搜索艇的後面，白浪捲成旋渦。水雷搜索艇減低速度，徐徐向漁船駛近。

艇長握着手槍，飛下漁船。當他向船內瞥了一眼時，不覺吃了一驚，在船上竟有這麼多的人，這是他未曾料到的。仔細一看，大約有三十個人，都穿着羊皮的上衣，擠在艙裏。其中有一個人看到德國水雷搜索艇艇長走來，立刻跑出來。

「我是船長。」

「那末，剛才爲何不立刻停船？」

漁船船長聳聳肩，不作答覆。他是波蘭人，他聽不懂艇長的德國話。艇長沒有辦法，祇好啞吧似打着手勢，命令波蘭人移到水雷搜索艇上去。將這個意思用手勢傳達出來，使他們了解，是很費事的，要不是艇長有耐心的話，真的要光火了。後來，他們總算明白了艇長的意思。

他們一律穿着褐色的新的航海用長統皮靴。全體共有二十七個人。他們這許多人，從奔馬般搖動着的漁船攀登舷側較高的水雷搜索艇時，如果不去幫他們一把，他們是很難平安地爬上水雷搜索艇的。他們在甲板上無精打彩地立着。一個年長一點的，脫下羊皮上衣，露出波蘭海軍少校的軍服。

「我們是十個海軍士官，十三個工兵。」他向艇長報告道，「其餘四個是漁船的船員。」

「你們將向何處去？」

「我們打算從被包圍的漢拉要塞跑往瑞典。」

這時候，德國水雷搜索艇的少尉正在檢查第二隻漁船。從那隻船上，傳來一陣一陣的喧叫聲，使艇長不能繼續審問下去。那隻漁船上，也有許多波蘭人，亂成一團糟。德國水兵們費了不少力氣，才把最後一個波蘭人也押着離了漁船。中尉艇長走近那羣人兩三步，手裏握着槍。當他看到少尉的笑臉時，他才安心地垂下握槍的手。波蘭人這時已被押到甲板上來

了。

艇長用疑問的眼光看着少尉。

「押他們上來真不容易哪，艇長！」少尉向肥壯的中尉報告。

「還沒有十分靠近漁船時，我就一下跳到船上，命令船長走出來。可是，誰也不動。我繼續高聲問他們誰是船長，可是他們依然不回答。於是我把他們的鈕扣一個一個解開來。這樣一來，就有兩三個人回答我他們船上沒有船長的。我把他們仔細檢查了一番，就帶他們到這裏來。」

這時候，水雷搜索艇的幾個船員乘上漁船，發見漁船上除出許多食物之外，還有不少隨身行李。

水雷搜索艇帶着兩條漁船，向比拉烏方面航進。

海拉早晚不保——俘虜們說——所以他們才三十六策走爲上策，打算逃到瑞典境內去。

強烈的陽光照射着波濤微起的海面，反射出萬道耀目的金光。自此以後，便不會出過什麼事。在但澤港方面，在東海上，不見一片雲。

「真是轟炸的好天氣喇！」艇橋上的信號兵說。

這時，他旁邊有個一等水兵正拿着很大的雙眼望遠鏡眺望左舷前方。那邊，有一個什麼小點，時隱時現於波浪中，彷彿在水中移動似的。他仔細偵察那邊。但是過了數秒鐘後，他卻放下望遠鏡。

「沒有什麼嗎？」質問者目注水平線那方。

「什麼也沒有呀！如果在兩個星期以前，我或許會高喊『前方有潛望鏡』呢。可是，現在是老馬了，決不會和從前那樣輕率慌張了。」

信號兵爲好奇心所驅，拿起望遠鏡，將焦點配準那一點。

「不過，那個很像潛望鏡哩！」他望了一回兒說。

監視兵笑了。他現在已是經驗豐富的了，不論什麼東西都逃不過他的眼底，絕對不會再受毫不相干的東西的欺騙了。

結果，那個潛望鏡似的東西，不過是一根掃帚柄而已。

船尾的水波描着大弧線。水雷搜索艇向後旋迴，朝反對的方向航行。海面平靜無波。水雷搜索艇縱橫地搜索海上。

水雷搜索艇用全速駛行，因爲艦隊司令所乘的領導艇發出信號，命令它緊跟着領導艇走。在這邊的海岸方面，雖然有許多碰到水雷的危險，可是水雷搜索艇隊卻冒着莫大的危

險，突入其中。不久，水雷搜索艇已和司令的坐艇相距不過二、三百米了。在前方的水平線上，灰色的帶狀物浮現水上。原來就是海拉要塞。

大家都好奇地睜眼望着，遙望水面上的陸地。在望遠鏡裏，這時已可認清茂密的森林的黑色邊緣了。在它的前面，綿延着一架白線。那就是這個半島的長長的海岸線。這個長約三十五公里的半島，正是波蘭軍的最後據點。它現在橫跨於午後斜射的陽光下。艇上的人，誰都可以看清登出海面的要塞。在它的後面，則有隱藏着秘密似的廣大森林。自從波蘭軍炸燬燈塔以來，這座半島的容貌已經變過了。數星期以來，德國軍艦駛入波蘭軍野戰炮的射程內，常會受到炮火的歡迎。德國軍艦知道過分接近海岸，對於本身是非常危險的，但是，探知波蘭軍巧妙地偽裝起來的炮位在何處，卻是絕對必要的。

兩艘水雷搜索艇緊張地偵察着地上的情形。

「如此接近這個蜂巢，以前還不會有過呢。」艇長把疑慮的眼光向陰森森的樹林投去。一邊想着。不過依舊看不出什麼可疑的東西。

「司令官似乎並不算退後呢。」

水雷搜索艇上的人再緊張地偵察波蘭軍陣地。在森林的前面，散佈着許多房屋。

「注意！目標白牆房屋，準備射擊！」信號兵傳來了命令。

水雷搜索艇向這個良好的目標——白牆壁的房屋——刻刻駛近。少尉向炮手下令以後，望遠鏡便不會離開他的眼。艇和目標的距離越加近了。

少尉向艇長望望，意思說「時機還不到嗎？」艇長笑着揮了一揮手。緊張已到忍耐不住的程度了。照準機不絕對準白屋。機關槍幾乎要吐火了。

「注意，白屋，瞄準！」

大家一齊向那邊看。白屋的左後方時時露出光芒，湧起小的白色煙塊。

這時，已經可以看清屋旁行動的人。一個，兩個……十個……許多人！

「噢，爲何還沒有射擊的命令？司令艇應該比我們更看得清楚呀！」炮手眼送着司令艇，等待射擊令。他簡直要發狂了，幾次扣住機柄，恨不得開火，朝那座陸上的房屋。

這時，陸地開朗，從水雷搜索艇上望過去，可以了然無遺。地點是在海拉的西方。靠着雙眼望遠鏡的力量，已可明白辨別地上的東西，連得通過它後方高地上的鄉村路旁的樹木也歷歷可數。在那把樹木的蔭影裏，有一個小點閃閃耀目。移動着呢！是汽車嗎？它正朝東駛行呢！是爲了避免陸軍的攻擊而逃嗎？在明亮的空際，忽然發出一道白色的信號光線。噢，奇了！它和誰通訊？

少尉用手指扣着艇橋的欄干，咯咯地。他相信第一發必定可以命中前方的白牆。那就是

波蘭兵在海濱造着的房屋。它的後面，有挾着綠色的廣大田畝的村莊，並列着紅色的屋頂。它的左面，海拉對面的灣中，波光激盪。

這時候，路上的一輛汽車中，走出一隊士兵。後面，有許許多多馬車，絡繹途中。白屋附近，黑影開始蠢動。恐怕是波蘭兵吧。那邊還有人出來呢！那些屋子附近的不是波蘭兵嗎？爲什麼還不下射擊令？

並非波蘭兵吧？少尉的腦中像電光般一閃。

路上的部隊保持良好的秩序。白屋附近的人影幢幢，開始向東方行進。可是，射擊令仍未下來。

「艇長，那些一定是德國軍隊。」

正如承認這句話一般，領導艇開始徐徐小心前進。一次又一次地測量水深，向突出白沙灘外的碼頭航行。一隻小舟放下來了。水兵們紛紛跳入，合力划槳。

「司令已乘在小舟上了。把我們剩在這裏！」艇長有些失望地說，把望遠鏡架在眼前。大家都緊張地矚望小舟。它像離弦的箭一般，朝着碼頭疾駛，不久就靠近岸。四個水兵跳入水中，將小舟拖到離岸一、二米的地方。司令官踏涉沒到膝部的水，在淺水中走了十幾步，抵達岸畔。這時，陸地方面有人影出現。一羣陸軍士官跑到碼頭邊，和司令官握手。陸

軍與海軍在海拉前面連絡成功了。

遠方，槍聲隱隱可聞。波蘭兵終於被困在海拉了。

水雷搜索艇沿着海岸，悠悠然巡弋。映入望遠鏡鏡頭的，已經不是白色的房屋，而是樹木蔥鬱的森林。

「注意！」艇橋角隅上的信號兵用手指方向。

「林中道上約有百餘波蘭海軍陸戰隊橫越過去。」

突然，拍拍拍，達達達，咯咯咯，槍彈似雨地向水雷搜索艇掃射過來。噓——噓——子彈擦過耳邊。

同時，艇上的重機關槍也咯咯咯地吐出怒火，曳光彈向海岸方面直射，有些稍高的槍彈則飛越叢林，落在它的後方。

咯咯咯，達達達，蓬蓬蓬……

重機關槍發狂似地怒吼，掃射着岸上的波蘭兵。幾分鐘後，波蘭兵紛紛爬過小丘，他們的槍火也消失了。

「可以停止射擊了吧，你。」艇長欠身向少尉說。

「是。」少尉對那橫在薄暗中的地帶，仔細察看了一回，方才答道。

那邊一帶的白屋，現在已被德軍佔領了。

一一 波蘭投降

幾天之後，那是不安和驚恐的日子哪！德軍海、陸、空的十字炮火，將波蘭兵從暴露在危險中的屋子裏驅到海拉的森林中。波蘭兵因爲人數不夠，早已徵發這個半島上的漁夫，把他們穿上軍服，命他們協助作戰。可是，這批漁夫誰也不願意白白丟命，從數日前，便開始從窗中幌着白襯衫，作爲願意投降的記號。

戰況愈演愈烈，整齊的房屋差不多全部燬於炮火，簡直是一片廢墟了。波蘭軍防區內的秩序，漸漸亂了。

最初的秋風已吹到港上，帶來刺骨的寒氣，倍增當地的蕭殺象。從大陸方面射出的探照燈光，一米一米精細地搜索水上。半島的森林蔭處，潛藏着德國的陸戰隊，他們都穿上厚的大衣。他們常常窮追波蘭兵，深入叢林。

有一次，他們又大膽衝進森林，忽然，從森林的深處，吐出慘烈的槍火。原來波蘭兵躲在那邊向他們密集射擊。帶領着這羣德國陸戰隊的下士，連忙下令退卻，小心匍匐地上，利

用所有的掩遮物，一米一米向後爬。不幸有一個人是中彈失蹤了，當他的戰友發覺時，已經太遲。可是，他的同伴相信他是安全的。等到第二次衝鋒突破包圍線時，才發現他受到瀕死的重傷，倒在戰場上。

年輕的一等水兵戰兢兢地注視黑的樹叢。突然，從海對面的岸上，射出煌煌的探照燈光，深深照入叢林內。

「在那邊哪！」一等水兵趕快爬到戰友身旁，用力抱起倒在血泊中的戰友。那個負了重傷的戰友，靠着他的耳旁，輕輕警戒他。於是他轉首向着所指的方向。

「那邊有一個伏着。這方也有。」

年輕的一等水兵注意着兩個偷偷地過來的敵兵。波蘭兵似乎不知他們已被對方發覺，繼續在林間蠕動。

一等水兵將戰友悄悄地背回陣地，並將波蘭兵偷襲的消息報告長官。德軍的機關槍和步槍都對準了波蘭兵的進路。大家鎮靜地等待將要發生的血戰。時間一秒一秒過去，緊張的神經，彷彿拉緊了的弓弦。大家都屏息不動，一聲也不響。一等水兵嚙着下唇，幾乎咬出血來。這時，約在五十米的前方，波蘭兵蜂擁而來。他們似乎還不知道德軍已經有了防備。

近了，更近了，雙方的距離已不到四十米。心頭的小鹿差不多要跳出口來。

「等敵兵接近到二十米時開槍。」少尉低聲發出命令。

兵士們緊伏壕中，虎視眈眈地望着敵兵。血管中的血液愈流愈快。

「準備——」少尉握住手槍，倏然站了起來。第一個波蘭兵已走近松樹邊。兩秒鐘後，波蘭兵已相距不到二十米了。拍！手槍中飛出白色的曳光彈，將周圍照耀得彷彿白天一般。波蘭兵絕叫着，衝了上來。機關槍達達達吐出一連串的子彈。波蘭兵的前進被彈幕遮住。步槍聲和手榴彈炸裂聲雜作。沈靜的森林頓時化成交戰場。槍聲驚起了林中的鳥獸，紛紛四散逃跑。

數分鐘後，槍聲漸稀，黑暗的森林中又恢復了先前的靜寂，神祕的夜幕重復緊緊裹住了它，祇有那遠處的探照燈光偶而穿過暗空，投射輝煌的光芒。

這晚的偷襲大約是波蘭軍最後一次反攻的嘗試。不幸他們是失敗了。第二天清晨，德軍部隊絲毫未受抵抗，平平安安推進了兩三百米。先行的偵察隊小心搜索樹木之間。昨晚的戰跡，這時還很新鮮地遺留着。這裏那裏，散佈着波蘭兵捨棄的軍械，手槍呀，步槍呀，刺刀呀，鋼盔呀，軍服呀，子彈呀……形形色色，什麼都有，被丟下的機關槍也不少。路上堆滿樹木之類，前進因而受到阻礙。

忽然，轟隆一聲，打破了早晨的靜寂。什麼東西炸裂啦？少尉飛也似地奔向爆發的那

邊。從那方踉蹌地走來四個人。他們簡直喪失了意識。

「地雷！」其中一個人喃喃說。

這天早晨，那方接連爆發三次。因此，德軍停止前進，召來工兵隊，命他們開路。工兵拿着長的鐵探針，一步一步慢慢向前邊刺邊走，探查波蘭兵退走時埋下的地雷。

「一個！」某下士發見了一顆地雷，於是小心翼翼地將它從土中掘出來。是一個厚圓盤一樣的東西。

清晨，有幾個行人在諾伊法爾伐沙的沿海道路上通過，他們望到修勒斯威希爾斯泰因號和修勒琴號兩艘德艦的出港。

「今日海拉方面發生了事故吧？」一個臂下挾着公文包的男子向他旁邊的稅關吏說。這稅關吏剛剛從駁船上下來。

「恐怕波蘭政府已經終正寢了吧。」他同意地答道。

諾伊法爾伐沙是他們的故鄉。他們原本是但澤人，關於波蘭恐怖時代的事情，知道得很多。

從此處眺望，這邊是但澤港，這方是諾伊法爾伐沙，可以一目了然。前面的西方碼頭

上，紅牆危立。它的後面，波蘭人築有混凝土的堡壘。再後面，是一排大門緊閉的民房，大小窗戶，完全沒有玻璃。有些牆上，更是彈孔纍纍，滿目瘡痍！所有住民，在戰爭開始以前，就已遷地爲良，逃避一空。

這時，那兩隻出港的軍艦，在遼闊的水平線上，拖着兩根濃黑的煙帶，向海拉方面駛去。

這幾日來，天氣彷彿錯回到四月裏，一忽兒驟雨，一忽兒太陽，不過空氣還算澄淨。從修勒琴號的艦橋上，在望遠鏡中可以看清半島上稀稀落落散在的房屋。艦上的人員滿有自信。這隻軍艦在過去已幹過三次搬運彈藥的工作，而且都是成功的。現在，德國陸海空軍一齊攻擊海拉的準備業已完成。

修勒琴號這次裝着二百名兵士，駛入射程之內，預備將他們送上陸地去。預定的登陸地點是波蘭兵防守中的哈伊斯泰奈斯德。它的姊妹艦修勒斯威希爾斯泰因號，則負有運載炮兵隊登陸海拉的任務。

修勒琴號的大炮怒鳴了。對岸，湧起大塊的煙火。修勒琴號開出第二炮時，岸上的波蘭炮兵也開炮還擊。炮火閃閃，一顆一顆的炮彈從南端飛來，可是它們都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統統落在軍艦艦首的前方，雖然激起了很高的水柱浪花，對於軍艦卻一無害處。

這時，小型的鐵舟在炮火下疾進，岸上的防軍拚命用小型炮對它們射擊，炮彈連續在舟旁落下爆發。德軍的鐵舟依然不顧一切，向岸衝鋒。硝煙遮沒了它們。

波蘭炮隊的射擊漸衰，德艦的掩護射擊仍舊向半島的要塞猛轟。

不久，這兩隻軍艦的工作告成。德軍的登陸已經成功了。

「中止戰鬥……派遣代表……下午二時以後休戰。」波蘭海軍總指揮在無線電中說。這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三十日十一時四十分的事。

大風排擊松林，聲如怒濤。海拉的這些樹木，足以證明德軍如何在惡劣的天氣中展開戰鬥，如何在這細長的地帶上舉行困難的突擊。被炮彈折斷的樹枝樹幹，東倒西歪，有些橫在地上，有些倒掛空中，有些則被炮彈連根掘起。斷枝殘木，到處都是，簡直沒有插腳的餘地。

汽車好容易在破壞了的森林道上行駛，車輪一半沒入林中柔軟的土內。

汽車走了二三千米的路，停在兩個瀰滿污水的深穴旁邊。在此處德國的急降下轟炸機會徹底擊滅了波蘭軍以戰車打先鋒的攻勢。德軍現在已推進到此地了。這個半島的三分之二，已入德軍手中。村中的房屋，受到集中炮彈的洗禮，破壞無遺，斷垣殘壁間，依然冒着煙。

此處是半島最狹的地方，幅廣僅約四百米。波蘭軍曾計畫炸斷此處，使半島完全成爲和大陸隔斷的島。爲了防備海水的湧入，德國士兵和德國勞動服務團正在拚命工作，在危險的地方築起堤岸。

已經是十點零四分了。到了十一點鐘，負責的波蘭將校將把海拉半島其餘三分之一的地方交給德國軍隊。汽車越過碎石砂礫。初步談判時指定的讓渡地點就在前面。這時，前方二、三百米所在的土堆旁，現出一個人影，頭上所戴的顯然是德軍的鋼盔。不久，伏着的兵士都站起來，帶領他們的上尉跑來報告。

汽車上，走下司令官。他是海軍少校，身材魁梧，十分威嚴。聽畢報告後，他便和上尉及兩三個士官商量未來應取的步驟。

十一時到了。波蘭軍方面仍舊沒有人來。司令官用質問的眼光望望上尉。上尉從下士手中接過野戰電話的話筒。

「不，尙未來哩！」電話中，前方的步哨回答道。

雖然已將步哨派到森林外邊，可是在那邊依然未見期待着的波蘭將校。

半小時過去了。仍是影踪全無。兵士們將身伏在斜坡的草上。

再打電話去問守望者，依然沒有什麼新的報告。

已是下午一點鐘了，派出的步哨仍舊沒看見有人來。

少校和士官們一直等在約定的地方。

「少校，步哨的報告來了。」

少校趕緊抓起話筒。

「發生了什麼啦？已看見波蘭人？」

他將電話聽筒緊緊壓在耳朵上。其他的將校也關心地圍攏來。

少校的憤怒的聲音好幾次蓋過了電話中的步哨的口音。

「好，我自己去！」

少校召集士官，舉行會議。

「各位，地形是這樣的。步哨走到這邊。」司令官指着副官兩手打開的地圖說。

「不料波蘭人站在這個村莊的入口。正如約定一樣，祇有兩名將校。步哨於是上前詢問

他們，據說他們實際上從十一點鐘起就等在那邊了。他們堅決指稱那處是約定的地點。」

「那末，此處是地雷敷設區域嗎？」

「這件事波蘭將校大約不會知道吧。」

於是叫來了兩個下士。

「你們是從前方歸來的，沒有碰到地雷嗎？」

「報告少校，掘出三個。」

「是這條路嗎？我的車子可以開過去嗎？」

「地雷的危險雖然不大，汽車開過去恐怕是相當危險的。」

「各位請！」少校將二輛汽車召來，坐在第一輛的車夫旁邊，將校們於是紛紛上車。

「好，出發！」

汽車緩緩前進。雖然有幾個小的榴彈穴，但在一路可算是平坦的。可是，地雷的危險決不少吧。眼光銳利地望著前方，但也不會發見埋下地雷的痕跡。

蓋着紅瓦的村屋，稀稀落落地隱藏在常綠樹間。在這裏，也可看出近代武器的威力。大的建築物已被炸彈炸去一半。所有的房屋幾乎全被炸彈炸通了牆壁，可以從外面一直望到內室。

在村莊的前面，羣集着一堆人，看到德國將校的汽車駛來時，惶惶然四散。他們是住在這些半燬的屋子中的人。他們的臉，顯然遺留着過去的日子中所有的不安和恐怖。

兩個波蘭將校果然立在所說的路上等待。他們向這邊走過來。一個穿褐色制服，戴同樣顏色的帽子，另一個穿青色海軍裝，戴着金絲線帽，看他的徽章，則是上尉階級的。少校看

到他們時，心裏暗想這不是因爲他們的高傲而誤了約定的時間嗎？後來才知道他們祇奉命到這村莊來等待。波蘭軍的指揮是在更西的地點等待着。那個上尉也不過是擔任通譯的任務的。

和波蘭的將領會晤後，少校提出幾個讓渡海拉半島的必要條件。和不懂德語的波蘭將領交涉，當然是相當困難的，不過最後交涉終於告成，波蘭方面答允將步兵、炮兵、武器、彈藥、軍艦等如數交出。

少校和波蘭軍官同駕汽車循原路駛歸，偶向路右田上一望，看到那邊約有二、三百個地雷堆着，都是剛剛掘起來的。波蘭人已開始履行條件了。這就是說，由波蘭軍官和工兵掃清地雷敷設地帶所有的危險東西。

少校坐在波蘭將領前面的座位上，心裏想道：這是半島不設防的最初的一部分。

一二 釋放俘虜回老家

前面，橫着海拉半島的灰色軀體。狂風捲起了駭浪。在三隻軍艦上，德國的陸戰隊已完不成突擊的準備。軍艦在澎湃湧動的波濤中動盪，徐徐向海拉半島掉舵，破浪駛近海拉軍港。

大家注目凝睇，察看岸上的房屋內有沒有活的東西。活動的東西一個也沒有。海拉半島如死一般橫躺著。岸旁的淺水上，突出許多沈沒的船舶的上半截，還有三架擊墜的飛機浮在水中。德艦的速度更慢，小心避免和水中的閉塞物相撞，徐徐向灣頭航行。上陸作業敏捷而鎮定地進行。陸上依然未見任何生物。德國陸戰隊謹慎地登陸。

休戰交涉業已成立，海拉要塞是降伏了。無條件讓渡海拉半島的簽字，已經終了。在形式的讓渡之後，今天的十一點鐘是要實際接收海拉半島三分之一的剩餘部分了。可是，波蘭司令是否能夠約束他的部下呢？這是誰也不知道的。波蘭士兵或許會不顧上司的命令，自動反抗德軍接收的吧！

前進開始。漢拉邨的第一間房屋當即被德國陸戰隊佔領。

在約定的場所，果然有一個波蘭軍官等待着。沒見波蘭兵。波蘭軍官默默向德國將領點頭為禮。讓渡儀式是在波蘭司令官的居室舉行的。德軍將領於是乘上軍用汽車，穿過森林，駛抵波蘭軍司令部。

司令部前面，排列百餘波蘭將校，波蘭艦隊司令在他們面前將半島交給德國海軍指揮官。波蘭司令官的官邸上，昇起了德國的海軍旗。海拉已歸德軍所有了。

這時，波蘭兵排着很長的縱隊，他們的武器則堆在相距約一、三百米的地方。他們中

間，有許多人喜笑顏開，因為從這時起，他們可以不必在槍林彈雨中求生。可是，也有許多哭喪着臉，如怨非怨，似恨非恨，呆望着擔任押帶俘虜的德國陸戰隊士兵。

在一小羣之前，一個德國海軍中尉拿了一本名冊，喊出一個人的姓名。

「有。」——一個穿着不合身的上裝和平常的長禱的波蘭人答道。

「你叫某某嗎？好，請你領我到海底電線所在的地方去。」

「是。」

那個波蘭人於是打先領路，走入長草沒膝的叢林中。他的後面，跟着德國中尉和四個肩槍的水兵。在叢林中走了一回兒。

「無需走得很長久吧？你認識這條路？」中尉問。

他深深思索了一下，瞬即恢復常態。

中尉仔細察看前面走着的波蘭人的一舉一動；跟在後面。

看了一看錶。已經在這個沒有道路的森林內走了三十五分鐘啦！

「喂，你不會走錯路吧？到那邊有三公里遠嗎？」

波蘭人閉口不答，默默走着。

「停止！」

中尉兩腳一跳，攔在他的前面。波蘭人用含有惡意的憎恨的眼光，覷着中尉。

「喂，你倒底知道海底電線的所在不？知道？幾時可以走到？再要多少時候？」

「快啦，快啦，祇要五分鐘。」

森林愈深，草木益茂。中尉派部下的兵士稍稍走遠一些去偵察。

「不許到那邊去！」中尉在那個波蘭人想潛入草木茂密的凹處時，大聲喊叫，猛然跳到他的旁邊，強制這個嚮導在溝外走。波蘭人苦着臉，默然前行。中尉在他的後面，留心監視，察看他的行動和周圍的形勢。

波蘭人迅速偷偷向四周溜了一眼。德國軍官在他的背後，相距祇有四、五步。其後，距離約二十米，跟着第一個德兵。向前面一望，則是樹木繁茂的林子。

五分鐘過去了。中尉注意到波蘭人的右手不像先前那樣在身旁揮動，祇有左手還保持着常態。

「混蛋！在袋中摸些什麼？武器？好大膽的東西！」——中尉緊緊握住扳開保險機的手槍。

突然，波蘭人猛苛地返身，抽出烏油油的手槍。可是中尉的舉動比他更速，拍的一聲槍響，那個波蘭兵便受到了致命傷，一手高舉未及開放的手槍，身體向後倒去。

他們已被領到完全不對的地方來了。中尉派一個士兵到稍高的地方去探路。

「啊呀……呀！」走到半路上，那個兵士突然跌倒。另外一個兵士迅即跳過去扶他。原來他的脚被地上的一塊帆布絆住了。由於他的驚呼，別的人都圍了攔來。拉起被土掩着的帆布，下面有些什麼亮晶晶的東西。兩分鐘以後，他們挖出了三個地雷。

「這次的散步並沒有白費！」中尉滿意地說。

在某家房屋前，他們終於碰到一個德國步哨，憑着他的指示，再繼續步行約模十五分鐘光景，中尉等一行五人，便回到最初的出發點。

俘虜的大部分都被釋放還鄉。

波蘭軍的最後據點海拉要塞，是這樣地落入德軍掌中了。

一三 緝獲水中怪物

我們都是補充兵，開戰的那一天，恰巧在北方海岸的某海軍根據地。

離開宣戰那日不久的一個早晨，安東朝着我們，駕舟而來。他有很闊的肩膀，厚實的胸脯，挺直的背脊，蒲扇似的手掌，鋼鑄鐵打似的兩條腿，確確實實是一個標準船員。這時，

他兩手把住舵輪，悠悠然像沒事人一般逍遙，操舟駛近巡邏艇羣。這個身高六呎以上的大漢，究竟有什麼任務呢？除出他之外，別的人都已穿上制服，投効德國海軍了，祇有他一個人現在仍舊穿着漁夫的服裝。原來他所乘的漁船在冰島洋面接奉即時歸國的電報命令後，現在剛剛趕回來。當然，安東不久也要穿上海軍的制服的，而且他所乘的那隻漁船也將改裝成巡邏艇。現在，造船廠的技師正在精確設計，準備將它改造成一艘優秀的巡邏艇。

我們在這個根據地上又過了一個星期。天天上操，受步兵式訓練，老是立正，稍息，跪下，臥倒……真有點叫人感到乏味。可是，經過了七、八天工夫的操練，竟產生了意外的奇妙效果，粗獷的水手們現在竟一變而成紀律儼然的軍人。他們現在不僅是經驗豐富手段高明的標準海員，並且是有了相當訓練的士兵啦！不過，這還是表面的變化，至於他們的內心，實際上還不能夠完全脫卻從前的習氣和觀感。漁夫安東就是這樣的人物中的一個。安東這時也穿上了海軍的工作服，雄糾糾的，真够得上稱為模範軍人。可是，每逢站在真正道地的海軍士官面前，他總感到有些畏縮，十分不自在，然而他是一個很能自制的人，決不願意人家笑話，所以總能克制自己羞澀的心理，依照訓練的方式幹。他含着善良漁夫特有的質朴的笑容，向那個身材高大的軍官立正報告。他一點沒有做錯，從頭到腳，完全合乎軍人形式。

此後，我們一律換上新軍裝，變成完全的巡邏艇員。當我在床上從睡夢中被大鼓的聲音

驚醒時，就是一九三九年九月初的朝上五點鐘。那時，我即刻知道召集令狀已經發下來了。召集令狀中，寫明應於那日上午八時四十五分出發。哈哈，終於來啦！——大概誰都很緊張吧，和開戰的消息傳來時一樣緊張吧，當他們接到召集令狀時。

在柏林的車站上，時鐘正指着八點四十五分，我會到練習航海時的熟人。從今年夏季在練習艦隊受最後的訓練以來，祇不過隔了四個星期，所以練習航海時的種種，都歷歷在目，彷彿就在昨日一樣。

戰爭令下來後的數日內，簡直沒有戰時氣氛，我們這批混熟了的船員，在夏天似的氣候中，大部分的時間都化費在競走上。出洋的日期漸漸近了，我們大多急切盼望出戰，可是將漁船改裝成巡邏艇，需要相當的時日。因此，我們在這幾個星期中，不得不滯留在這所龐大的造船廠的混濁空氣中。

又過了幾天，巡邏艇改裝竣工，我們被派到艇上去掃除，將一堆一堆的廢物塵土搬出艇外，將一個一個的銅釘擦得精光，炯炯然好像天空的明星。這樣一活動，不但我們數日來的厭倦一掃而空，並且這艘屬於新編成的巡邏艦隊的艇，也鮮豔奪目地浮在水上了。

出發巡弋的時間到了。我們排列在甲板上，艇長向我們說明巡邏艇的任務。

「各位弟兄，在我們的艇尚未負起任務以前，我想對各位簡單講一講巡邏艇的任務與義

務。我希望我們常常合力航海，團結一致，彼此相愛相助，完成各人自己的使命。再則，我將始終是各位的真正戰友……」艇長熱誠地講。

「因為近代戰的中心已移到潛艇和飛機，所以哨戒任務比以前更加重大，然而我們巡邏密隊的任務也極其要緊。這就是說，我們的使命是在於實行有效的攻擊和保持海岸線的安全。因此，當局對於強化巡邏艦隊非常注意，所有的艇員也是精選出來的，大部分是老於航海的能幹人員。」

「那末，我們巡邏艦隊的工作如何呢？簡單地說，就是突破水雷地帶，事前發見敵踪，報告敵艦航向和敵機行蹤，並搜索敵國商船和袒敵的中立國商船，加以捕獲。最後而且也是最大的任務，便是排除閉塞物，打開商船尤其是本國艦艇的通路。」

「巡邏艇的工作既這樣廣汎，所以各艇員的責任也極重大。艇上的人員都須具有剛毅不屈的精神，勇戰死鬥的勇氣。因此，德國海軍先行召集前次大戰前以及大戰後訓練的隊員，擔任巡邏艦隊的工作。」

「……我們的任務就是這些。稍息！升旗！」

戰國旗和艇長旗慢慢昇上桅桿。

安東已漸漸學會了幾分軍隊的活動。祇是將右手舉到額旁敬禮的事，至今還不大慣熟。這是由於他的大手慣於最劇烈的勞動，對於這樣的工作，反而有些不肯服從腦的命令了。每逢安東舉手敬禮時，他的樣子倒有些像眺望遠處似地用手遮在眉上。看上去怪有趣的，不過，我們並不嘲笑他，祇當作沒有看見。實在，他是很怕羞的人，誰也不忍笑他。這個魁梧的漁夫，聳着突出海面的岩石似的身體，穩穩把住舵輪。在個子高大這點上不劣於他的，在這艘巡邏艇上，祇有軍醫一個人。因此，這兩個大漢不久就打得火熱，再也交好不過，安東對待軍醫彷彿同胞手足。

晚上，一邊繼續航行海上，一邊談天說地，倒也不見得落寞。其中最有趣味的談話，便是關於捕魚的種種。安東對艇員們說，他從冰島到北海為止的一次航海中，曾經捕到二千筐的魚。他又告訴他們以前在漁船甲板上如何剖魚的情形，以及魚類有趣的習性。當他講到關於他平生最敬愛的船長蕭爾修，拜生的事情時，更是娓娓不倦，刻畫入微。

某日，我們終於落入戰爭的狀態中。往何處去？誰也不知道。檣頭上，信號旗高揚。巡邏艦隊出動！各艇的旗都在桅桿上飄揚招展。全體艦艇依次跟着先行的旗艇出航。巡邏艇集合在德國某軍港的出口。桅桿上再升起信號旗。集結完畢，改成航進隊形，向指定區域出發。從這時起，它們須在海上游弋一個很長久的時期。

夜色如墨，巡邏艦隊在海上破浪前進。

三日以來，我們各就部署，不分晝夜，繼續哨戒。這期間所捕獲的漁隻貨物等，分別押歸德國海港。

強烈的東北風已一連括了數日。海上，波濤洶湧，巡邏艇彷彿落葉，一忽兒突如攀登高山，一忽兒又落谷底，顛簸動搖，少數幾個尙未慣於海上生活的艇員，都暈船了。探照燈倏近倏遠，照射黑暗的海面。這時，巡邏艇已經駛近水雷地帶。中立國沿岸海面，船舶往來甚衆。不論那一國的船舶，都閃避在這個中立國領海內。我們嚴格守着中立國的領海線，在它近處游弋，像獵狗般窺伺野味。

在黑暗中，有一隻貨船沿着海岸航行，船上燃着紅燈。突然，它的燈火消失了。它已駛出中立國的領海線，打算趁着黑夜，偷入別國的領海。不料安東的銳眼已經看破了這艘商船的巧妙戰術。那時，他正在敘述關於蕭爾修·拜生船長的軼事，他忽然中止說話，將這個可驚的發見報告艇長。我們依照國際習慣，用摩爾斯信號詢問那隻船的船名和目的地。沒有回答。於是報告艇長，立即發炮警告，炮彈向空中畫着弧線，朝那隻貨船飛去。命中嘍！貨船的燈火復明，戰兢兢地報出船名和目的地。六個艇員和一個捕鹵司令乘上右舷的小舟，駛向

貨船，去實行檢查。因為它或許裝載着運往敵國去的貨物亦未可知哩。

貨船的船長大約已在抱怨自己的命運不濟吧？我們的艇稍稍旋迴，這樣便看到貨船上漆着的巨大的長方形國旗，認清它的國籍。艇長命令貨船停止，我們用傳聲筒高喊，將艇長的命令傳達過去。

安東對於自己不能跟隨捕鹵司令一同到貨船上去檢查，認為非常遺憾。他是絕對不能離開他的位置的掌舵員呀！

艇上派了兩個駕駛員，一個信號員，一名伙夫，以及另外一個人，到那隻捕獲的船上去。那隻貨船滿載木材。可是，後來帶回德國的海港，將木材起卸完畢時，卻在下面發見企圖運往英國去的一千公噸纖維質。

白晝來了。澎湃的潮流向我們的艇頂頭撲來，因此前進很慢。甲板上面，大家正在熱烈討論倘若碰到敵國潛水艇時應該如何對付的問題。

在不知不覺中間，夜又偷偷掩上來了，海上又被夜之女神的黑袖遮沒，陰暗異常，祇有右舷方面，在遙遠的水平線那方，閃爍着中立國的燈火。隔了一會兒，鉉月昇到天中，微明的月光被波浪起伏的水面反射出來，彷彿千萬面的碎鏡。誰都深感自己的責任重大，默默沈

思。風靜靜拂過海面。

「這時倘若碰到敵國潛水艇的話！」突然，不知誰在講話。

此後，又是聲息全無。十分鐘，二十分鐘，三十分鐘……什麼也沒有聽到，什麼也沒有看見。

正在這個萬籟無聲的當兒，左舷的哨兵不住瞬目瞬眼，他好像已經看見什麼東西了。他注目凝視黑暗的天空，仔細察看了數秒鐘。確實不是眼花。那方的確有一點在移動。那是一架飛機！

艇內的傳聲筒突然發出大聲，使我們吃了一驚。

「一百度的方向，強烈的發動機聲！」

信號員走下梯階，報告司令官。

其後，我們小心觀察左舷方面，改變艇的航行方向。那個影子漸漸清晰，發動機的聲音也愈來愈響。艇上已入警戒狀態。艇長把發見一架敵機的消息，用無線電報告當局。警戒的鈴聲狂鳴，全體艇員各就戰鬥部署。這時，機影忽然消失，但聽音員的耳中仍可聽到微弱的聲音，須臾，連聲音也聽不出了。

以後半小時內，一點異常的聲音也聽不到。

不久，聽音員聽到輕微的抽水唧筒聲。

嘿，潛水艇！

巡邏艇確定它的位置以後，立刻全速向潛水艇所在的地點疾進。剎那間，巡邏艇上深水炸彈紛紛射出，宛如活動中的火噴出火口，深水炸彈不絕在海中爆發。未幾，水中彷彿沒有聲音了。潛水艇逃走了嗎？不料潛水艇的唧筒聲又來了。於是再丟下不少深水炸彈。

這樣斷斷續續地一直幹了四個鐘頭，天也亮了，巡邏艇圍攻潛水艇的工作也愈加起勁。後來，終於成功，海面浮起了黑油，同時還可以聽到咕嘟咕嘟的聲音。無疑地，潛水艇已被深水炸彈炸壞了。這時從別處趕來的驅逐艦也已抵達出事地點，於是便將以後的工作委給驅逐艦。

一四 怒海雷鳴

在暴風雨中航行了數日之後，太陽終於出來，海面也恢復了平靜。據友方領港船的報告，知道附近有敵方的浮遊水雷存在。因此，我們嚴密守望着。

忽然，在午前輝耀的日光中，我看到那方有微弱的探照燈光在發信號打招呼，於是用望

遠鏡探測，眺見三根桅桿的尖端，它是我們的領導艇。大約有什麼事情吧？我們艇上立刻用探照燈發出已經知道的答覆信號。

「駛到這邊！」我旁邊的安東讀着領導艇的燈光信號道。

「這倒很好！大約給我們『巧克力』吧。」

幾刻鐘後，兩隻船要並靠在一起是很難的，幸而當時風平浪靜，比較地沒有危險。雙方的船員，可以從船窗中對望。有幾個本來相識的朋友，趁此機會，就在窗口交談起來。正午以後，兩隻巡邏艇便分袂就道，各幹各的工作，領導艇轉首向南，我們則慢慢游弋於自己的哨戒區域內。

「現在如果水雷出現，你將怎麼樣？」這句話還沒有說完，從遠處突然傳來轟然的爆發聲。我看安東三腳兩步地跑上艇橋，艙中的人全都擁上甲板。我們用望遠鏡向那邊一望。

啊呀，不好了！領導艇上冒出濃煙，瀰漫半天。我們全身感到戰慄。領導艇開始向下沈沒。它一定觸着水雷了。它的船尾這時已一半沒入海中。

驚惶幾乎麻痺了全身。

「全速前進！舟艇下水準備！」號令聲大作。

螺旋槳迅速旋轉，艇尾白浪翻騰，我們的艇開始用最高速度向沈沒中的友艇前進。四分

鐘後，領導艇已沒入波浪中了。

「更快些！盡全力！」傳聲筒向鍋爐室大喊道。

巡邏艇的機關已用出全部的力量，艇首激起了兩條白波，可是我們還嫌它太慢！實在，我們恨不得一步就到那邊。

在焦急中，我們的望遠鏡一直朝向那方，搜索在波濤中泅泳的戰友。

半小時以後，我們才趕到不幸的肇事地點。馬上放下小船，艇上的人員爭先恐後地跳下去拯救戰友。

啊！那邊不是有三個人正在呼救嗎？

「快來！要淹死了！」

的確，在那邊的漂浮物上有一個人正用最後的力氣緊緊抓住兩個要被波浪捲去的已失去知覺的夥伴。小船的槳整齊地飛舞着，盡力搶過去。從海中拖一個人上船，必須要四、五個人動手。

一小時後，艇隊司令官與副官及其他艇員差不多全體被我們救上艇來。對於那些因為寒冷而喪失知覺的人，則由軍醫設法將他們救醒，並將我們多餘的乾燥制服給他們穿。大家於是互相握手，慶賀再生。

不久，太陽紅紅地沈入水平線的那方。我們艦隊中的另外一隻艇靠在我們的艇旁，準備把救起來的人員裝載歸國。副官這時穿着一套水兵服，走出艇橋，把當時的情形告訴我們。

「那時，司令官、艇長、軍醫和我自己正在吃午飯。時間是十二點四十分。我們忽聽得可怕的爆發聲，艇震動得非常厲害。我們一齊站起，本能地跑到門邊。不料門一拉開，一股濛濛的黑煙就向我們迎面撲來，幾乎被它窒息。這時，艇首高高舉起來，餐桌歪在一邊，我那時不顧一切向外衝，穿過濃煙的厚幕，跑到甲板上，割斷吊着小舟的繩索。這時候，艇尾正在向下沈沒。我和兩個水兵合力把失去知覺的司令官和艇長背上小舟。這時，軍醫也向小舟游過來。小舟浮在水上後，我們就用力扳槳，可是，不知怎樣，總難離開沈沒中的巡邏艇。當我們正在和波濤掙扎時，桅桿突然倒下來了，我們都被壓在帆索下面，小舟經不起這樣的打擊，立刻傾覆。我們於是落入旋渦中。後來，好容易把小舟弄轉來。這時，司令官的頭浮出面，我們趕快把他拉到小舟上。」

某信號兵曹，在領導艇遭難以前，剛剛下班不久，想走入艙中去休息，可是不知怎樣，翻來覆去地總是不能安心睡眠，他被莫名的不安所驅使，再走上艇橋。他爲什麼不能睡呢？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此後，隔了不到十分鐘，艇就觸在水雷上了。

他說——

突然之間，我感到異常的空氣的震動，一個立脚不穩，便從欄干上掉下去。暫時之間，我失去了知覺。等到再恢復意識時，祇覺全身疼痛，也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這時，艇上非常混亂，艇尾已浸水，多數水兵紛紛躍入海中。這時，我知道艇已出事了，掙扎着爬起來，迅速脫去身上的外套，捨掉望遠鏡，卸下長靴，拉着一個救生圈。這當兒，水已沒到艇橋，我用盡全身力量，趕快離開艇上。靠着救生圈的浮力，余在波上，祇是海水很冷，其寒澈骨。用手划了二、三米，附近余來一塊木板，於是將它抱在身下，這樣，浮力更大了。於是我再游了兩三分鐘，向四面一望。啊呀，糟了！艇首剛巧在我頭上，快要倒下來。如果被它打中，性命一定沒有！我閉住眼，盡力向外游。總算脫出險境，艇是沈下去了。冷水透過單薄的衣服，手脚都要凍僵了。我知道自己非用力游不可。波浪漸漸把我帶到水雷敷設區域。遼遠的那方，一隻巡邏艇漸漸行近。可是，他們能把我從這裏救出嗎？在這密密層層的水雷中間？不可能的！這對於他們是太危險了！你看，前面不是一個水雷嗎！嘩，這就是水雷的觸角。我用出渾身力氣，想抓住它，不料，一個大浪捲來，把我推開了數呎之遠。真的，那時我差不多已經到了筋疲力乏的時候，簡直祇好躺在板上，任它漂流了。過了一會兒，幸虧還有一點力氣，於是再游，也不辨方向，也不想有人來救，祇管游呀游呀的，能游多遠就多遠。這樣掙扎了片刻，忽然聽到船的推進器的聲音。於是我盡力喊道：「在這裏

……在這裏！」其實他們大約早已看見我了。救星來啦！突然，我又昏了過去。等我再蘇醒過來時，身體已在艇上了。不過，當時耳中仍是嗡嗡地響，腦裏也是迷迷糊糊，什麼也思想不來。等到慢慢從失神狀態中恢復轉來，不禁感謝天地，我是得救了！——

那個兵曹的話說到這裏就完了。

關於艇員們遭難時在波濤中所表現的友誼和義氣，艦隊監視長也有值得報告的材料。他說——

當時，因為事出倉猝，我看到有許多人已套上救生圈抱着木板在海面游，而艇體又傾斜得非常厲害，所以也來不及找什麼支持身體的東西，光身跳入水中。不料海水是這樣的冷，而且又沒有拯救的人，祇好憑着自己的力氣游水。浪頭是這樣的高，有好幾次我險險被大浪捲下去，因為我既無救生圈又無木板。正在萬分危險的當兒，水中的戰友們看見我了，他們看到我的困難掙扎，就向我呼喊勸勵，並且紛紛泗過來幫助我，一個把我一塊小船的破片，另外一個卻把自己的救生圈給我，他們似乎都忘記掉他們自己也是陷在洪水中的。不久，我就靠着他們的幫助，從死中掙扎出來。這樣的高情厚誼，我一生也不會遺忘！——

監視長的眼中充滿了感激。

這批勇敢的海上關士，雖在生死存亡的關頭，仍不忘記助人，寧願犧牲自己，成全同

伴！他們的精神是如何崇高哪！

夕陽早已沒入水平線。天際的雲霞也由橙黃而深紅而烏紫而墨黑了。夜色籠罩海上。我們離開戰友葬身的海的坟場。

海風漸強，天上佈滿暗雲，不見一粒星。海面，波浪漸大，終於洶湧澎湃，奔騰起伏。粗大的雨點打我們的身上臉上。風悽慘地呼嘯，彷彿是為戰死者演奏的送葬曲。

夜深了。風雨依然猖獗。昨日的悲慘景象，歷歷如繪。我們的神經都比平日加倍緊張，心頭彷彿壓着千斤石。在這種風雨飄搖的黑夜，在這種危機四伏的海面，本已令人惴惴，何況在十幾個點頭以前又發生過那樣不幸的慘劇，任是鐵鑄銅澆的硬漢，也不免有異樣的感覺啊！

艇在風雨中驚馬似跳躍波上，忽上忽下，顛簸不已。四周，漆黑無光，陰暗怕人。嗚嗚的風聲，隆隆的濤音，如龍吟，似虎嘯！

平日口若懸河滔滔不絕的安東，這時也默默無言，全神貫注兩手，專心操着舵。

下班的步哨，因為緊張地守望了許多時候，疲乏不堪，走入寢室中，納頭便睡。其餘的人雖然努力想進睡鄉，以期養足精神，應付明日的的工作，但因神經過分興奮，再也睡不熟。

這時，已是深夜兩點十五分。

轟隆！

好像是萬雷齊落的巨音！

吊床上的人一骨碌坐了起來。

「水雷！」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轟隆！

又是一聲！驚詫佔領了每個人的心。

轟隆！轟隆！

大家立刻穿好衣服，縛上浮水帶。

轟隆！轟隆！轟隆！

爆發聲連傳入耳鼓。在這樣可怕的狂風暴雨之夜，如果不幸撞着水雷，那還堪設想嗎？艇員們準備好一切，鎮靜地坐着。艇橋上，許多架望遠鏡搜索着海上。滾滾的波濤，時時掀起了白浪。巡邏艇用最緩的速力，在海面挪動，小心翼翼地避免和潛伏水中的危險傢伙接吻。

轟隆！轟隆！轟隆！

又是接連幾聲震耳欲聾的巨音！幸而並不是巡邏艇觸到水雷所引起的炸裂。

轟隆！……轟隆！轟隆！……轟隆！

在連續的水雷炸裂聲中，在極度緊張的心理狀態下，恐怖的黑夜慢慢退去。到了黎明，風雨稍止，海上恢復了平靜。

可怕之夜是過去了！

在這一夜中，共有十九次的水雷爆發聲。

最近出版新書

現代戰爭術	六十五元
降落傘下	十八元
潛水艇	十八元
關於科學	二十元
日耳曼婦女	二十八元
飛機	二十五元
德意志時人傳	三十元
德意志一瞥	三十五元
軍艦	四十元
太平洋地圖	十元
墨索里尼被難記	十元
第二次世界大戰實錄	二十三元
俯衝轟炸機	十元
煤的新用途	十五元
勞動服役	十八元
德國汽車道概觀	十五元
武裝漁船	六十元

新書預告

- 人造工業原料
- 步兵
- 獻給主婦們
- 在前綫
- 青年訓練
- 運河
- 德國的教育
- 現代科學知識叢書
- (一) 人的誕生
- (二) 彩色照片
- (三) 白脫麵包
- (四) 梅妻鶴子
- (五) 死光的迷
- (六) 天羅地網
- (七) 防空訓練
- (八) 花的神父

國民圖書編譯社為發行新書 廣大徵求讀者意見
請將下表詳細填入郵寄本社 本社於接到尊函後
當有薄酬奉贈以謝雅愛

(一) 對本書的批判

(二) 新的意見

(三) 此後需讀書籍

姓名

地址



武裝漁船

汪吉人譯

國民圖書編譯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三八四號

每冊定價七〇元

總經售：上海中國圖書雜誌公司
分銷處：五州書報社 上海書報社
外埠代售處：

南京	鎮江	蘇州	蘇州	無錫	常州	崑山	揚州	高郵	南通	南通	蚌埠	興化
中央書店	中國書店	中央書報社	蘇州文具社	日新書店	世界文具社	玉山書店	世界書局	新民書局	光明文具店	新生書店	開明書局	興化書報社
蕪湖	漢口	濟南	濟南	天津	北京	徐州	紹興	甯波	松江	平湖	嘉興	杭州
勵學書店	亞新書局	北洋書局	東方書社	大昌書局	華新書局	大華書局	華華商行	開明書店	標新書店	大業書局	嘉華書局	西蒙書店

#87

31148